

193

# 長江月刊

OCT 7 1947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第四期

4

長江雜誌出版社

# 濟南寶豐麵粉公司

歷史悠久

廠址 濟南官廳街七號

遠近

電話：一六八九  
一二二二三

馳名

電報掛號：一六八九

規模宏大	組織健全	美國新機	勝利修復	力謀擴充	科學管理	松鹿老牌	各粉提高	品質純潔	滋養豐富	質精量足	壓倒舶來	工業建國	薄利推銷	各界惠顧	盍興乎來
------	------	------	------	------	------	------	------	------	------	------	------	------	------	------	------

# 四友電機廠

專門製造磁石，共電，及  
自動式電話交換機。包裝  
電廠設備，配電盤，電機  
，及一切機件製造與修理

廠址 天津第十區漢口道七十四號

電話(三局)四〇二八號

(小兒退燒去熱化痰特效藥)

主治小兒	瘟症感冒	疹子喉症	驚風驚吓	昏迷作燒	煩燥不寧	裏熱作喘	咳嗽鬧痰	無病常服	去火去熱	去痰去風
------	------	------	------	------	------	------	------	------	------	------

萬錦堂  
(崔家老舖)  
回生救急散

北平：錦什坊南街頭路東 電話：西局二七三號

# 目錄

## 社評

- 我國外交過去失措的總因及今後應行之路線……………蘇菲亞一……三  
 漫談東北……………英敏三……五  
 由工業建設談到我國勞資問題……………梁鴻運五……七  
 中國現在的法幣問題……………尹文敬講唐藏修記八……一一  
 朝鮮問題的現實與幻影……………曉航一一……一三

## 報道

- 雨夜槍聲……………火一三……一六

## 漫談

- 節制生育與婦女生理的解放……………金宏業一六……一九  
 濟世活人……………白文經一九……二二  
 魔劫……………李璋軍二二……二五

## 詩歌

- 十月的都市……………姜維壯二五……二六  
 生命的春……………楓子二六……二七  
 歸來記……………蘇持忠……二七  
 秋歌……………郝煌……二七

## 雜文

- 我與一個賣豆芽菜的(二完)……………濟南王前二七……三〇  
 淪陷夫人……………費藍三〇……三三  
 異樣的笑……………任懋三三……三五

## 劇

- 翳權……………笑呆三五……四〇

## 小說

- 雨過殘荷(三)……………謝知音四〇……四三

# 我國外交過去失措的總因及今後應行之路線

蘇菲亞

## ——傳統的儒家思想不足以言外交政策

### 實應以已身的利益為其主要之前題

#### 一、從矯正『弱國無外交』之觀念說起

我們常聽到某些人說「弱國無外交，外交是強國的專利品」等這一類的話。當我們聽了之後，在短促的時間之內，或許認為是天經地義，是個不可挪移的定理。因事實已給證明：蘇聯所以能行其「橫衝直撞」的外交政策，實以雄厚的武力做有力的後盾；有了如此的武力，才會產生如此的政策。當然，以上的想法是不能認為錯誤的。但仔細的想來，却可發疑問發生：強國有強固的外交，能利用外交方式作其國勢拓展的動力使其國際地位的提高。那麼弱國因沒有雄厚的武力，那麼就不需要外交了嗎？換言之也就是「弱國無外交」了嗎？

在解答此項問題之前，應先求諸歷史。現在就從過去歷史的演變，以歸納的方式來探討一下：

當美國獨立戰爭初期的第二次大陸會議（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中，美國爲了爭取歐陸各國之同情，曾議決派佛蘭克林到歐求助，因佛氏之優越而靈活的外交手腕，卒使法國於一七七八年承認獨立政府。一七八〇年帝俄發起「武裝中立同盟」，以阻止英國在海上的橫行。我們看，它們所以這樣直接間接的援助美國之原因，完全是因獨立政

府對外政策的處理得宜，除此例外，如撒丁（Sardinia）王略富爾（Carlo Emanuele）的統一意大利半島。法外交家塔列蘭（Talleyrand）

於拿破侖新敗之餘，而在維也納會議中能以戰敗國的地位，利用了得法的外交政策之後，使其國家收獲了許多意外的利益，以上數例，如歸納起來，便可證明國勢衰弱的國家更應注意到外交方面，唯有外交的成功，才能使其國家以免被蠶食或鯨吞，甚至至於因外交之成功而得到了甦生或強盛的機會。從上面看來，我們必須改換「弱國無外交」的惡劣觀念，我們應知道國力微弱的國家唯一的利器，就是善於利用「外交」！

勝利後的中國，在美蘇的矛盾下，反映着共匪的作亂，內戰的國家，其國際地位當然下降，我國又何能例外？今日美蘇的能左右我國之前途，已成爲不可諱言的事實。因此國人應特別重視我政府的對外政策及其運行；運行的成功與否，關係我們整個黃炎子孫的前途。故于魏德邁返美後及聯大會議的期間，特撰此文。

#### 二、傳統的儒家思想不能作爲外交政策

綜合近年來我國外交的表現，可以說是在失措者什九。研討其原因，完全是出於傳統的儒家思想，束縛住近些年來的外交首長；過度的信賴

國際的道德義務，認為我如以讓步待他國，他國亦必以讓步待我，「以敵人者人恆敬之」，「以度己之心度人」的儒家之術，來應付現實國際的紛亂局勢，而忽略了多次的有利外交機會。過度信任「柔能克剛」的理論，而忘記了今日的世界是得寸進尺的世界，是強權勝過公理的世界。

事實的記載，使我們知道了近年來以儒家思想為外交政策的中心點，所給與我們國家的損失。舉例來說：

珍珠灣事件發生時，本是天賜中國有利的外交機會，外交當局極應促使中美的人力物力之合作，共同對日宣戰，以此兩大國家之合力擊碎日本。但我國竟未走此路線，而先行對日宣戰，此舉的用義，是以自己的更大犧牲，來博取美國的同情，期望美國能自動的將大量物資，援助我國。可是，後來事實告訴了我們，美國在我對日宣戰的初期，其援華的物資，實在少的可憐，（抗戰後期的援華情況，實因日本已快打通了大陸走廊——東北——華南——越南——美國不得不盡力援華，使我國在湖南方面能够阻止日本企圖）轉過頭來再看蘇聯，他在此次大戰中就利用了類似的機會，當莫斯科告急的時候，克里姆林宮特放出單獨與德構和的空氣。英美聞後，于極端驚恐之下，允許供給一切抗戰物資，並設法阻止降德。因此蘇聯不費吹灰之力，而獲得了大量的物資，形成了今日龐大勢力。

再看關於蘇聯的。

中蘇條約在會商時，我外交當局本「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古訓，毅然應允蘇聯的多項無理要求。簽字之後，外交當局覺得非常滿意，因為條文中已允給與蘇聯絕大的利益，蘇聯斷不能再事規定之外的侵略；最

低限度在三十年中能保障遼東的安謐。殊不知蘇聯是以違反國際條約稱著的國家（據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美陸軍部公佈，蘇聯自大革命之後，違反了國際條約或國際法已有二十八次之多）。因為我當局對此點的忽略，致使蘇聯得寸進尺，而造成了丟失價值八億美元工業設備（據鮑萊調查團報告警之驚人竊案。設若我們最初已注意及此，要求保證不得將東北的工業設備作為戰利品的話，縱然今日蘇聯違約，而我們應付的方法，也要較為目前好辦的多了。

以上只是舉出兩個最明顯，影響最大的例子。其它，如過去暹羅及今日荷印的虐待華僑，北塔山事件的發生等，我外交當局均未對之表現出強硬而有效的對策。只在表面上擺弄了些虎頭蛇尾的抗議條文，要求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而已。而實際上處處以「寬大為懷」，「以不變應萬變」的精神，作無力應付這事件的護身符。

由以上看來，儒家思想的存在，就誤了整個國家的利益。對美國給我們的「口惠」認作與「實惠」相等，因過去的援華致使今日多項事件不敢開口，以為那是「有礙情面」（如過去美軍在華的越軌行為。對蘇聯一味認作是猛虎，只想躲避，不敢迎前。總括的說來，傳統的儒家思想在國際微妙變化的今日，已不能再應用於外交方面。

### 三、應行的路徑在那裏？

假如我們閉目靜思我國目前外交的政策，若仍依照過去的方針實行的後果，一定會覺得非常暗淡而危險，因我們理想的成功境地已遠離我們向前邁進的方向。美對華的五億元貸款，已屬泡影。魏德邁來華後的援華工作，從其離華時的聲明中，可窺之恐滿瀕消滅。所以，今日實是

重新改定外交政策的時期。怎樣才是適情的政策呢？唯一的當然是舉國上下一致期待的那「自主自立」的外交。但我們環視現實，八年的抗戰，百廢待興，縱然憑藉大地物博的條件，也恐在短期內是難實現復興的理想。因此我們如望復興與加速，其方案就是借諸外力。由此看來，「自主自立」的外交政策，尚須相當的里程。

至於在此過渡時期的外交政策，其路途是應走向對自身有利益的那條路上。

今日擺在眼前的路途，孫副主席曾指出兩條：一是聯美，一是聯蘇。孫氏說：「蘇聯之對華政策，現在分明是建築在恐懼上！」我們想，蘇聯爲什麼恐懼我們？恐懼我們甚麼？她是怕我國真的成爲一個反蘇基地，或是一個在美控制下的強大國家。其實，蘇聯此種理想，定是沒有認清我國，沒有了解我國。

## 漫談東北

處此烽火連天，戰雲密佈的情勢下，舉國上下人等，都一致的關心着東北局勢之演變，尤其愛好和平的國際人士，正企望它是一個安全地帶。如果它能有安全的保障，遠東的和平，是愈臻鞏固，未來之戰端，便可縮小，因之世界機構的安全，亦能感到很多的輕鬆和欣慰！所以它現在，安危與否，不但影響國內，而且間接牽扯到全球各國的利害，亦匪淺鮮。過去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實行大陸政策，擴大土地，以強道思想驅使軍閥，吞併朝鮮，霸佔遼東半島後，養

中蘇所以簽定友好同盟條約。爲的就是換取遼東數十年的和平，但不幸的很，因蘇聯的疑忌，致使形成今日這種的現象，美國如多用一些力量促使我國的早日復興，蘇聯也必多用些壓力施在我們身上。蘇聯以爲用此方式，可以抵消美國對我國的援助。

我國需要美國的物資和人力；同樣的，我國也希望蘇聯能有同樣的行動對我國。問題的癥結，就是在誰與誰不與的上面。我們深切盼望美蘇兩國以共同的目的，向前邁進，以共同的方式博得我國的與之友善。故爲美國放棄其援華的義務，我們的外交政策當然要傾向蘇聯。如等蘇聯繼續在我國作非法的行動，或繼續疑忌美國的援華，則我們的外交政策當然要傾向聯美。因此我國將來外交政策的方針，是要視美國或蘇聯給我們利益的多少而定。在孫副主席發表談話後的今日，此種趨勢，益形露骨。方針既定，我們當注視實事的發展。

## 英敏

精善銳，繼又發動九一八東北事變，漸次演成七七蘆溝橋事件，戰禍變遍全國，正因為他侵略東三省容易，利用該地豐富的物產，良好的大陸兵站基地，才助長了他的侵略，擴大了他的戰區，連續有一二，入珍珠灣的偷襲，以及南菲，印度各地的佔領正因為整個的東北，沒能控制住，致使它的陰謀，順利進行，才造成這樣長久和許多戰災的悲劇。

十多年的抗戰，卒告勝利，前後失地，已相繼歸還，戰禍，多難的東北，含淚重投到祖國的懷抱，二十年來受苦受難的人民，如重脫牢籠

，重睹天日，鼓舞騰騰的情緒，無法形容，勝利後東北同胞天天引領翹首渴望大員出現，來領導它們，治理它們！當局鑒於東北，事繁任重，讓密審慎下，特委熊氏主任以東北九省之極權。當前熊主任發表時期，東北各省、市、縣、鎮，正是一片和樂氣象，熱情沸騰的民衆，自動組織義務民團，監護贖僑財產及公用事業，知識青年編組義警，維持地方治安，很少有槍殺掠奪的情事，安謐到一個相當時期。後因貴人們姍姍來遲，負責無人，在這無政府狀態下，給予盟友蘇軍活動的機會，先從拆運器材着手，又公然施行政治的空操，喧賓奪主，儼然以主人自居了！被稱僑民的人民，易敢過問，貴人們，又都個個不前，窮老百姓拆偷公物，又無人取締，外撥內毀，種種跡象，減低了政府無上的威信。共軍趁勢，捷足先登，潛入各地，大施活躍，未幾爾就壯余年的民衆，誤以爲大員和國軍蒞臨，家喻戶曉，掛旗結彩，夾道歡呼，比觀標語，聽聆講話，方始醒覺，鬧得笑話倍出，諸種情形，憶起來，令人何等痛心疾首！

由於各方呼籲請願責難之下，貴人們勢不能因循不前，繞道使國軍武力接收，以國軍血汗，換來遼、吉、長、濛、安、廣大的區域，如果從此決心勵精圖治，徐謀遠展，未嘗不可收「亡羊補牢」之效。

結果因了武力接收，形成軍強政弱，政軍在事務，主觀條件等的隔閡，致使軍、政脫離了配合的核心，行轅對於保安司令部根本無法行使指揮權，這種脫節政治，怎會圓滿了，負責接收各機關權限上又未能清楚的劃分，鬧出接收鬥爭，非迭處理，一片烏烟瘴氣，役政不按兵役法推行，徵派兼施，抓甚於徵，大抓共抓，弄得百姓老幼不寧，無所適從。地方縣級官員除由軍方臨派外，開省村有用試雷式的委任法，委派

強悍薄學輩，或地方善鑽者，赴克復新區接收與組織，以俟安定，另行調遣，前者爲沾名的譽發財計甘冒危險，驅身前往，接收伊始，尙在不時之期，物資零亂，以多報少，無從考查，以致養成貪污風氣，防中央如望雲霓之人民，耳聞目睹，這種政風，確已感到無限的失望！上述弊端雖非主政一人所能顧慮周全，但各部門，省級幹部是不能辭其咎的！這不僅是傷失民心，反之有負最高領袖寄託之深惜！

東北區受日寇管治多年，該區內的青年學子，難免對於祖國一切的事物，有些陌生，勝利後求知慾又非常旺盛，如能普遍施予教育，貫輸國民之新智識，領導站在民族利益線上去完成建國使命，向復興中國途上邁進！是不可忽視的。目前東北教育行政最重要又最困難的一件事，屢次戰變，校舍慘遭破壞，設備掠奪一空，圖書奇缺，師資更感缺乏，關內教師視若邊區，大多裹足不前，當局對於教育經費雖盡極大的努力，因了百廢待興，需款浩大，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但一般學員深體時艱，在極端困苦下，仍能安心向學，深堪嘉許！

從五次總攻波動後，孫長官立人昇遷內調，連着又是杜長官肅明出國養病一連串的消息公佈出來，緊接一個可怕無稽的謠言說「政府準備放棄東北」這個荒謬的消息使愛國志士，莫不驚愕，在播機關眷屬紛紛後撤，當地協助政府工作人員莫不感到驚慌失措，在此緊急關頭際中，賢明的政府極派遣陳氏總長視察東北，措置一切事宜，表示政府對東北異常重視，又明令發表東北行轅定九一改組，又發表陳總長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這個措施，確是把捫時機，安定民心，最切適開明的作風！以運籌帷幄，文武兼備的嚴潔強幹的陳總長，兼任職，在資源豐富——國防重點的東北上，展開了強有力的曙光，增加了莫大的生命力



！無論是振奮民心，控制疆域，提高威信，各方面來說，比調來幾百萬雄兵，還有力些，收效尤大！陳氏主任就職時發表「告東北軍民書」，述及：「……宜及時去奢崇儉，力挽頹風，至於軍隊紀律，尤當澈底整飭，如有違法苟擾，定必嚴予懲處，同時吾人更宜各就崗位，各盡職守，於艱難困苦之中，尋求自力更生之道」。並實行聯合辦公，縮減流亡省市機構，直隸機構的裁併，懲戒違法軍官等情，這完全都是表示大刀闊斧積極的作法。今日之東北，正希望有這樣一位理想人物來領導治理它！

東北正執着遠東的牛耳，它有廣袤的肥沃土地，敦厚強大的民衆，環繞綿長的河川，天然的良港，以言國防，經濟，物產，都佔着很優美的條件的！因了這點重慶性有人估稱它是：「波蘭走廊第二」觀察東北今日之現勢，確有人想在雅爾達條約東北利益之外還想攫取這個走廊爲已有的傾向。不過陳氏主任，親蒞其間，牠之雄心，陰謀難免不受刺激和影響？

近傳東北共軍又企圖發動第六次攻勢，側面並受有中蘇友好條約的

牽制，內憂外患，實不能再敷衍，因循混拖，但整個的工作成績決不是僅靠着賢明廉潔的領袖，所能完全負擔的，需要推行政會基層幹部，輔弼而行，各個幹部，率領任務，拳拳服膺，努力以赴，任何複雜嚴重的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切望能以偉大的政治作風，秉承最高領袖愛民宗旨，造福地方，那千萬萬熱烈的民心自然集中，這個力量，是鞏固強大的，它能克服一切困難，能打破迷夢癡心陣的。記得波斯國王說過：「軍簡易折，衆簡難摧」一句名言，指執政離開羣力不易存在，首要的是把握民心！捉住這樞有力的心，官民打成一片，何患東北主權不完整的，中國未來，焉得不復興！

最後企望我國有識之士，愛國青年，認清整個東北是我們的，寸草滴水之微，都應加以愛護，建國的責任，是人人有份，須知「傾巢之下無完卵」的名訓，大家要一致奮起，羣策羣力，呼籲陳氏主任所領導破網之趨旨，共克時艱，勇往邁進，東北自由，繁榮之全貌的實現，當不會在遠啊！

## 由工業建設談到我國勞資問題

梁鴻遲

我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完全是由許多內亂外侮喪權辱國的事實所構成。自從滿清道光年間開始，國內永遠沒有一日的寧息。國勢天天在衰敗着。遑遑帝國主義的欺凌，蠻夷之邦的輕視，抗戰軍興若不是受到盟邦的支援，亦難能獲得最後勝利。或可早就遭到亡國的慘禍。現在我們

回想起來，立刻爲之怵目傷心。造成我國貧弱的原因不可勝言的，就是由於產業落後國防工業的缺乏。這是昭然若揭人所共知的事實。我們都知道現代戰爭的特質與以前完全不同，往昔是人與人戰爭，現在則是物與物戰爭，以前一個國家如果具有相當數量的猛將精兵，即有勝利的把

權。估計戰線的大小，也是以消滅敵人若干為標準。現代戰爭則完全是以工具交鋒，以戰爭利器的多寡優劣來決定勝負，所以現代的國防力量是戰爭利器，是飛機大炮坦克車和原子彈，並不是數目繁多而火力薄弱的軍隊。

但是國防力量怎樣發生出來的呢？我們可以說：國防力量是由國防工業產生的。沒有現代化的工業，就沒有現代化的國防力量，也就是沒有現代化的海陸空軍。工業，建設成功不儘能充實國防力量，並且還能使國家致富。因此工業建國的口號，使針對着此項原理而產生，最近政府所擬訂的五年經濟計劃中，工業預算佔百分之二十三而居第二位，農業預算却僅居最末位，從此可以看出我國今後經濟建設的路線，是在建立和發展現代化的工業了，但是工業建設過程中，首先發生的問題，就是勞資關係的對立。我們已經看到中外古今的勞資糾紛所給予國家社會的惡劣影響。並且目前我國也時常發生勞資糾紛的事件。進一步看一看擺在我們面前的國家現狀是經濟崩潰，外貨傾銷，民族工業不能振興。萌芽的工業基礎脆弱得不可一擊。雖然其中尚有其他種種原因，但是工業本身的不健全也是主要的因素。各地工潮迭起，罷工聲勢也有所聞。爲了積極建設現代工業起見，我們對於前途障礙的勞資關係不能不做一次深切的探討。這是不應該也不容許忽視的問題。

資本家和勞工是工業建設過程中最主要的人物。不但國家的富強要依賴工業的發展，就是勞資本身的禍福，與工業的盛衰也有直接的關係。但實際上勞資雙方是永遠處於對立不合作的状态。自產業革命到現在這種對立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嚴重。目前唯一的方案，就是如何使他們對立的程度，漸漸減低下來，最後能使他們持誠合作，共同完成他們各

人的責任。這種工作是艱鉅而偉大的。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在於雙方的瞭解與覺悟。

資本家應該認清時代，絕對要放棄舊觀念。我們都知道使用機器應該常常修理，擦油，以防止損壞。爲的是能增加生產。但是常不知道改善勞工的生活更能收到增加生產的效果。許多資本家認爲若提高待遇則成本增加，利潤就要減少，這種見解是錯誤的。由事實告訴我們：待遇高生產效率更大。例如美國福特工廠的工人每五日休息一日，每日衣食住由工廠供給。並且每年所得紅利大部做爲工人福利。因此工人生活改善，工人愛護工廠如同自己家庭一樣，工作效率自然比任何工廠爲高。所以要利用科學化管理，以改善工人的環境，這是增加生產的先決條件。但是產業落後的我國，工人的生活環境實在太惡劣了。在全國工業中心的上海，許多紗廠工人都是在一個污濁不堪的環境裏工作，每天工作時間普通均在十小時以上，（僅有一兩個工廠工作八小時）身體和精神不但不能保全健康，反而常常遭受損害，關於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改善待遇，是政府和資本家的責任，他們應該積極的合作。現在國營工廠的工人環境改善得很有成績。因國營企業一方面要求企業利潤之合理的分配，逐漸減削貧富懸殊的社會病態。他方面爲破除勞資雙方的對立，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廠方所重視者不在於支出費用的多寡，而在於生產效率的大小。因此只要能增加生產效率，對於增加費用決不吝惜。例如目前我國國營企業最大之中紡公司，其工人待遇較任何工廠均高，且極重視工人之福利設施。該公司前總經理朱驥章氏常說：工廠應「家庭化」「學校化」「花園化」。由於國營企業之領導，我國工人生活之改善，前途非常光明。此外去年九月中旬，我國社會部爲研討改善

勞工之生活之方針曾聘國際勞工局蒲樂開 (Block) 氏擔任顧問，並考察各地勞工之生活狀況。他說：「我國勞工之耐苦精神，超過任何國家的工人，而被國際勞工界所欽佩。但是他們的生活環境却比現在任何國家的工人生活都低劣。」他認為解除勞工的痛苦不應當以鬥爭為手段。並且我國勞工也有其特殊之優點，我們絕不應拋棄固有的特長，而專以外來制度為典範。他的見解可謂針對現實，一針見血。他在我國短短的時日裏已經把我國勞工生活的現況認識得清清楚楚。我們更由此而知，政府今後對於建設工業中最迫切解決的勞資問題，非常重視。我們很希望我國的資本家們也要放大眼光，澈底的覺悟。與政府共同努力改善工人們的生活。

我國勞工的耐苦精神雖被他人所欽佩，但是他們的知識水準與歐美工人比較起來，實有天壤之別。所以技術方面也就受了很大影響，浪費了他們許多的寶貴精力。如果他們有與歐美工人相等的知識，那麼我國的工人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優良的工人。勞工知識的缺乏，是解決勞資問題的的最大障礙。尤其在現在混亂的國家裏，很容易受政治背景的影響，多數工人常常盲從附合，不曾研討問題的中心。造成糾紛的原因，常不是單純對於生活條件的改善企求。今後欲使勞資合作首先要提高工人的知識水準，至少使他們有中心思想，國家觀念。藉教育的機會，也能使他們得到生活的趣味和意義。進一步更能增加工作的能力。其次我國勞工組織也欠健全，這是應該注意的。現在一般工會主要的工作專在於和資方要求增加工資一方面。有時易被少數人操縱，做為鬥爭之工具。完全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我們看工會法上明定工會的職務主要乃為謀工人技術的改良和辦理之人的福利設施，但是事實上各地工會在這方面所做

出來的成績却是很少。因此現在要把勞工的組織從新建立起來，領導工人和資方密切合作。這是目前最應注意的問題。

現在一般工人的待遇，有時確比以前增高。例如現在上海紡織工人的基本工資平均在一元以上，而戰前基本工資平均僅五角。現在每月並照生活指數給付，則實際所得即為戰前收入的二倍。此外戰前工作時間為十一時半至十二時，戰後減為十小時。又如開灤煤礦工人去年十月起每月總計最低工資為五萬七千一百二十元，另有麵粉三袋，煤半噸。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六日的調整數目。因此有時發生糾紛的責任不能不歸咎於工人本身，這點他們還須澈底自覺。

社會道德的墮落造成工人生活的不規律。對於工作既不覺興趣，更易生錯誤的心理。有時由於生理上的強烈企求，不得不做出卑賤的行為，對於身心有極大的影響。間接對於工作效率也有低減的傾向。並且也易發生勞資糾紛。這是我國提倡勞工福利的主要原因。在解決我國勞資問題上，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總之勞資雙方皆應瞭解本身與工業之關係。工業若能盡量發展則自己都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工業的發展不需要鬥爭或衝突，而是需要雙方互相合作的力量。尤其要認清我國幼稚的工業基礎，絲毫不容許有勞資失調的打擊。只有泯除私見，立於一條陣線上，在政府領導協助之下，向發展我國工業的目標邁進。

# 中國現在的法幣問題

尹文敬  
唐藏修  
記講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當賴國家的工業發達和大量的資源生產；來作經濟的後援，至於法幣的立場，那不過是物源兌換的信用而已。

我國的法幣誕生不久，恰好比是一個小孩。現在我來把它的成長時期，分作三個階段來說：第一是初生的艱苦時期、第二是漫長的抗戰奮鬥時期，第三是勝利後的摧殘時期：

(一)法幣的生長時期：我國自滿清主政以來，一向的幣制是不統一的，不倫不類的銀幣、銅幣、兌換券……等，混亂地拖了一個長串的時候。在民國初年，我國仍採銀幣為貨幣的基本單位，但是世界各國又多採用金本位，因為金銀的比價不同，尤以銀價在國際市場上時起時跌，或高或低，造成金銀間的一種特殊比價，在外匯貿易上感受極大的波動和不安。

當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東北不幸淪於日寇手裏，他們的經濟侵略，早滾鬼胎，更何況東北的幣制是那樣的混亂，毫無標準制度，日寇抓住了這個弱點，就死心塌地的從事於經濟侵略我國的能事了，他所謂當時看到的是經濟侵略中國比武力解決中國，來得迅速和省事。所以地輕而易舉地建立了東北新幣制，榨取我東北的經濟資源，壟斷中國經濟，要死不戰而歸存全中國，他為了要更快地操縱和破壞我國的經濟，他收買了一些流氓地痞和朝鮮浪人，在貿易場中搜括我國的紙幣，大量地向銀行兌出硬幣，在不知不覺的當中，到二十四年竟被敵人偷運

走的銀圓好幾萬萬，中央銀行幾乎因此不支而倒，我國的經濟危機，當時顯於顯危困厄的時候。適有英國的財政顧問，李滋羅斯來中國，實地考察各地經濟情形，對症下藥，在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間，我國突然公佈了「法幣」政策，停使銀幣，把紙幣的發行集中在中，中，交，農四銀行。(抗戰時期，改由中央銀行一家，集中發行)，從此白銀收購國有，法幣可無限制購買外匯，並且將法幣與英鎊美元定下一個合理的比價，因此我國幣制才與英鎊美元整個聯繫起來，在改革幣制的瀕瀕裏，我們便算是參加了英美貨幣的集團，法幣這孩子因此呱呱墜地了，這小孩的出世，中國經濟政治更顯得積極走上復興之路，更象徵着英美對中國的幣制的支援和對中國政治有更進一步地認識。在中國這種突飛猛進的政治經濟變力進步下，日本不但看得眼紅，並且十分焦急。二十五年我國歲收豐富，政治亦形進步，國庫收支平衡，經濟更形好轉，雖然法幣是尚在襁褓的當中，誕生時間不到一年，但試驗的結果，成績非常良好，有了相當的成就。

二十五年的冬季，不幸爆發了「西安事變」，日本不但利用種種方法試驗法幣的有無可靠性，並採用種種的破壞手段，始終未能獲效，敵人就感到中國的貨幣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任憑怎樣搗亂和破壞，也是無濟於事了，她於是把經濟侵略的美夢，改變為恐怖的流血侵略。這是日本即將在大中國開始實行大屠殺動機的萌芽時期。

當時歐美各國，洞悉更爲明切，亟想與我國合作，國際間的一切一切，誰都知道，大家是專爲利害問題去盤算的，沒有利益的事，人家是決不會幹的。在民國二十六年，我國財政部長孔祥熙先生，參加英國慶賀英皇加冕禮時，在赴英路上，走到蘇彝運河的當兒，各國的銀行團都派有代表歡迎，並願意借予中國大批款項，盡量援助我國。爲什麼人家那樣高抬我們呢？因爲當時我國的新法幣幣制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所以才爲人所注意和重視。

日寇有見及此認爲中國再過五年後，就有驚人的建樹，國家的一切就會牢不可破，所以他決定不容許中國再從容建設了，他放棄了經濟侵略政策，立刻爆發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因此我國驚天動地的全面抗戰也就揭竿而起。這時的法幣才發行，它的年齡到這時候才算是「一歲有半了」。

(二)法幣的艱苦抗戰時期：可憐這年齡幼稚的小孩——法幣，它剛學會走路的時候，不得已担任着偉大的抗戰工作，在現在的科學戰爭中，可以說是鋼鐵鬥爭，也可以說是直接的經濟鬥爭，所以戰爭的勝負是要靠豐裕的財源去支應的，而豐裕的財源，一方面當賴有力的經濟生產，一方面却要靠穩定的幣制去維持，我國在抗戰的一二年中，損失了廣大的土地，因此減少了國家全部稅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同時國家因戰爭支出浩繁，這尚未成年的法幣，又怎能担得起這當頭棒喝呢？還有迎面的敵人——日寇，她很想一舉擊碎法幣，縮短戰爭，在民國二十七年，他先後創立了華北的偽聯銀券和汪精衛在上海發行的華中偽儲備券，套取法幣的外匯，一面利用軍事力量，封鎖海口，斷絕我國物資的出入，削減我外匯的來源，數年抗戰中，我們除了有形的戰場而外，還

有一無形的貨幣戰場，首先戰場司令部是在上海，從事貨幣的戰略是約制外匯，防止敵人的套取，同時與英美先後成立外匯，平準基金借款，並實行出口貨物，結售外匯等辦法，以充裕外匯的來源，後來上海的「八一三」事變，因此貨幣，戰鬥司令部又改遷到了香港，結果因戰事的愈演愈烈，愈烈愈艱苦，法幣的外匯價格愈低落，後方物價因受交通不便和進出口的限制，物價開始猛烈上漲，因此戰鬥的小英雄——法幣，他在喘息中負傷很重了，我國高級政府見於法幣的疲於奔命，立刻採取種種有效的辦法，例如實行田賦徵收，以便供應軍糧，調劑民食，創行公教民糧各項辦法，限制消費，取締物價上漲，並積極開闢新稅源，以減輕法幣的責任，而維持法幣的生命，關於這些詳細的經過情形，因爲時間的關係，無法細說。

我國的法幣在二十七年的時候，一元要等於十四便士，到後來它的價值，一天一天地衰落，物價瘋狂上漲，形成貪血的法幣，呻吟床第，但我政府總在設法維持法幣的中和信威。

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陷落，貨幣戰爭，到了最黑暗的時期，却也是一個轉捩點，英美先後貸予我國鉅額借款，同時香港淪陷後，我們不再供給外匯市場，集中力量對付後方物價，這樣好容易總算支持到勝利的來臨，以出生不久的法幣，居然能配合財政的進展，擊破強敵，不能不說是抗戰中法幣戰鬥的奇蹟。

(三)法幣遭受戰後的摧殘：抗戰勝利，物價一蹶千丈，疲憊的法幣馬上抬頭，眼見到偽幣的簡直一文不值。但好景不常，結果奄奄一息的法幣剛從勝利中甦醒，接着又遭受到共匪的搗亂，由于社會不安定，和軍事不結束，以及財政無有效的辦法，不但對復甦的法幣沒有給以補

血的機會，反予以種種的摧殘和壓迫，所以法幣担負不起我們所期望的任務，而使我們感到苦痛。這個，大家也不要奇怪，更用不着悲觀，這戰後國家的慣例，我國勝利後的法幣，仍是畸形的突變，這是時代背景的不同，我們不要以為打了勝仗就有飯吃，就有福享，因為國家在戰爭中遭受的損失和破壞，以及造成社會的不安定，是要經過長時期的整理和建設，要在戰後若干年才有康樂的境遇來臨，尤其是在目前的內亂不停止，則安樂的生活更距離得我們遠，我們不能因此歸咎於法幣，因為它的遭遇實在太艱苦了，它在共匪搗亂的今日，所負責任比戰時更為重大，還有目前的經濟困難，內在原因太多，也不能一律責成法幣負責。

再看看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很多國家的幣制低落，生活痛苦，那就是些很明顯的例子。

再說，我國的法幣，已經是賴藉於山窮水盡，力竭身疲的時候，不能再加重它的負擔和壓力，可是國家的財政支出，數目仍是年增月漲的加大歲支，我國每年的支出，已由十萬萬增加到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多萬萬，今年的預算，已做到了九萬三千多個萬萬了，而老早就用完，長此以往，就再增加兩倍，也是沒有辦法。

再看國家的收入呢？可以說是極艱苦了，我們首先拿山東的收入來講，表面上看起來，人民感覺得苛捐雜稅，不勝其繁，其實以收入來應付支出，真不够支出的幾分之幾，就是全國全年的稅收，僅僅有幾億億，那能應付國家這個浩大的支出呢？說起來，國家收入的不豐，就是因為共匪的操縱和壟斷，許多工廠受交通阻礙而倒閉或不能開工，真不能竭其流，地不能盡其利，經濟生產，頓於停頓，農村經濟，頓於破產

。人民生活尚在喘息之中，那能談得到收入呢？這也是要加重法幣負擔的。

還有物價的上漲，不能完全歸咎於法幣，首先我們應該知道物價的本身，它是逐漸上漲的，戰前一元買得到的東西，現在是要一萬或幾萬元才能買得到，有人統計在戰前中國物價，平均每年約上漲二倍七，以此標準計算，戰前一元的貨品，經過九年時間，應為七千餘元，（即二倍七的九乘方）這樣說起來，戰前十二元一石的米，現在應該是九萬餘元，此外歷年來生產的萎縮，交通的阻礙，都市消費的增加，以及人們心裏的動搖關係，還有投機份子與豪們資本的囤積居奇，都是造成物價上漲的原因，再有法幣的通貨膨脹，自然與物價也很有關係，但是硬要說改換幣制，拋棄法幣，便可使物價穩定，那是太委屈了法幣，冤枉法幣了；其實並不盡然。

其次我們如果硬要把一個負傷有功的法幣，綁赴刑場一刀了事，再拿另一種幣制來代替法幣的任務，這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現在是否到了改革幣制的時期？現在馬上是不是就可以改革幣制？這一點，當然各人見解不同，我以為從經濟上看，物價如此昂貴，民生十分疾苦的現時，而國家生產又萎縮不振，就是有新幣制來穩定物價，改革法幣，這改革幣制，不僅是在新幣制本身的優劣問題，也不在準備金多寡的問題而操定理，卻是視國家財政是否進入正當狀態而定，民二十五年國家預算與支出平衡，經濟走上良好的途徑，大有進展，所以平衡預算，是改革幣制的先決條件，現在我們國家的預算，因為剿匪軍事關係，補充支出的激劇增加，目前就是龐大可觀的九萬數千億的支出數目，軍事若不停止，將來當然還不止此，眼看著我們現在財政的應付，不得不乞

鑒於發行，縱然新幣制應時而生，起而代之，那不是仍要蹈法幣的覆轍嗎？依然於物質無大裨益嗎？

最後，我們看法幣的前途究竟怎樣呢？根據目前的環境及我國經濟演變的結果來看，大家必定極抱悲觀，絕對灰心；現在我舉出幾件有力的事實來告訴大家，大家不要悲觀，前途還是大有希望的，我們很明顯的看到今日法幣逐漸跌值，這是內亂的罪過和共產黨搗蛋的關係，現在我們國家財政雖然困難，但是國家控制的物資仍然不少，前途仍是大有可觀的：

- 一、我們在外國存有相當數字的外匯。
- 二、美國可能貸予巨額的美金。
- 三、美軍在華的剩餘物資，轉讓我國，價值約為八億美元。

## 朝鮮問題的現實與幻影

曉航

介於我國東北和日本之間的朝鮮，於近數十年間，已成爲遼東的不祥之地。一八八四年的中日之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之戰，均係直接因此地區的問題而燃起，目前的朝鮮眼看又將要再變成爲火藥庫。

朝鮮被日本正式統治達三十五年（一九一〇——一九四五）之久。被統治的期間，由於自身的封建思想再加上帝國主義的慘酷性，朝鮮人民已嚐到萬分痛苦的滋味。此次戰爭中，中英美爲了使朝鮮重獲新生，曾在開羅會議中共同宣言：

「三大盟國爲了珍念朝鮮人民所受的奴隸待遇，決在相當時間內，

四、接受敵偽物資，價值約爲四萬餘億法幣。

五、田賦征實，實行良好，政府控制的糧食，價值甚鉅。

六、政府稅收的整頓，以及其他收入，都有相當成績。

七、我國的大宗食鹽，和棉花的大量生產，以及農工業的發達，將來都可以扶持法幣復蘇，這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依上七項看來，我國的法幣政策，將來一定大有好轉，祇要戰事早日結束，政府利用這些資源，無論維持法幣或改行新幣，都是極有把握的。

今日國家財政的拮据，人民生活的痛苦，法幣的不幸遭遇，當然都是國內不寧的結果，目前大家應當認定當前的困難，消極方面，厲行節約。積極方面，提倡生產，以求國內物資的增加，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渡此難關，自然會走上富強康樂的境地。

使朝鮮達於自由獨立的境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對日開戰後，首自海參威方面向朝鮮進攻；佔領了朝鮮北部。美國也於戰爭結束後，登陸朝鮮；佔領了朝鮮南部。美蘇兩國在朝鮮的受降分界線，就在其中部的北緯三十八度。

「三十八度」於今日朝鮮愛國志士的腦中，實是個感覺最悲痛，最憎惡的名詞。今日北緯三十八度在朝鮮的一段，已成爲一堵水泥銅骨，最堅固。二十萬蘇軍和五萬美軍的對峙，已使朝鮮在實際上分裂爲二。南北兩部人民，均未能因日本的戰敗，重睹光明；反而更因盟國的戰勝

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更大苦惱——南北物資交換的停滯。南北人民團結力的分化。

今日美蘇在朝鮮，表面上當然都是希望她能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而骨子裏都不像這麼單純，她們爲她而起爭執的原因，簡括的說來，完全是因她們誰也不肯早日退出朝鮮，誰更不肯早日離開這有軍事價值極重大的地區。明顯的很，假如她們均真實的爲朝鮮本身的前途與幸福着想，聰明的美蘇兩大國家，恐怕早已悄悄的離去。斷不會演成今日危如累卵的朝鮮局勢。

戰後朝鮮的問題發生，起於日本的投降，不過那時是暗暗的聯繫。直到三十四年十二月莫斯科四外長會議時，才正式提出公開討論，經多次的磋商，才有如下之決定：

「朝鮮由中英美蘇託管四年。並由美蘇占領軍司令之代表，組成一混合委員會，負責與朝鮮「民主的政黨」商討組織臨時政府事宜。」

委員會同時還應負責協調兩軍管區的經濟政治等事項。」

混合委員會在去年三月於漢城正式開會，但談話不久，就因遇到現今世界最使人傷腦筋的問題——「民主」一個的正確定義。那些是「民主的政黨」呢？蘇聯的解釋：凡反對莫斯科議案的政黨——當莫斯科議案簽訂時，曾有多數政黨表示反對——完全是不民主的。美國的解釋是：凡干涉言論自由的黨派——鮮北的共產黨干涉人民的言論——都不是民主政黨，於是委員會就在此點上，遭到了困難，終而陷於僵局，美蘇的鬥爭，自此「明顯化」了！

混合委員會自完全失敗後，雙方便各自在其佔領的區內，進行其自認爲民主化的工作，「兩個朝鮮」逐漸形成：北部的政黨，在蘇聯的控

制下，順利的推進蘇維埃式的「民主」，實行私有土地的鬥爭，武裝地方的武力。南部則在共黨的擾擾下，通貨膨脹，工人暴動等紊亂的情況，日甚一日。

本年三月杜魯門總統宣佈援助土希後，美官方即開始起草接轄計劃，計劃的內容，據三月二十六日合衆社消息：「美國擬准許鮮人在兩月之內於南部美軍區成立朝鮮獨立政府。該政府如能實現，即可派外交代表駐在國外，並設法使其加入聯合國。」又據三月三十日合衆社電：「美國對蘇聯商討的朝鮮問題如仍失望。或將決定交由出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四強解決。」由此可見美對朝鮮問題的處理，漸趨積極化。六月間，爲了事實的需要，美蘇又組成了混合委員會，同時，並允許朝鮮政黨四百二十三單位參加。關於解決朝鮮問題。世人對此次委員會，均寄以莫大期待，誠懇希望雙方捐棄「私見」。但事態的演變，又歸泡影：始則爲黨派問題發生爭端，繼則又以臨時政府組織的問題發生裂痕。雙方堅持己見，愈演愈烈，卒使會議無法進行，終至失敗。美國爲了再行打開僵持的局勢，又建議九月八日由四強——中英美蘇——共同協議，俾使朝鮮問題，得一解決的方法。但終又因蘇聯的不贊成，而告流產。

聯合國第二屆大會召開了。馬卿曾建議大會中討論此項問題，可是，蘇聯對之又加反對，認爲提交大會是違反莫斯科四外長協議。經數日的爭辯後，終不顧蘇方的反對，而正式將此問題列入議程。我們很希望此次能够成功，因解決問題最佳，最好的方法，恐怕就是屬於此了。如此種機會輕輕的放過，則朝鮮問題相信是不會再有更好的方法來解決，蘇聯是聰敏的，但她對朝鮮問題解決時的方策，卻顯極端的不智。因問題陷於



# 雨夜槍聲

火 火

僵局，對蘇聯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要知道朝鮮不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敵人，她是被壓迫的國家之一。美蘇實不應爲着自身的利益，再使她們受有痛苦。所以，消除問題的基本的方策，就是美蘇間能互相消除疑忌。問題應由聯大或四強討論，美國與蘇聯應共同撤離朝鮮，使其地成爲眞

空地帶。一切事件由朝鮮人民自行解決，如此則不但朝鮮能達到四十年來的目的，就是在美蘇間也可少去了一塊操勞費神的地區，世界整個的局勢，或許因此而定下來。反之，只有增加世界的動盪，別無他益。但美蘇眞的首爲世界的和平，而犧牲在朝鮮既得的利益嗎？

初秋的阳光是那樣的和煦宜人，在晉東南××縣的縣府裏許多人忙亂着，進進出出在佈着崗位的大堂前，縣長辦公室裏擠七零八落的站着十幾個人，十足地表現了混亂的狀態，這是國軍××部配合縣政人員進入××縣的第二早晨，在這裏繼續一夜。

要有一種正當的防衛。雖然我們隊伍的人數太少，但只要我們有信心，我想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於是；一夥人一鬨散了，開始分工合作的忙亂起來！  
中午；衙門前貼出一張安民佈告：

「在敵人投降的消息剛傳到的時候；我們在後方就積極準備了這復員的工作，接到長官命令後我們便出動了，一路上同志們的辛苦固不必說，好在我們今天已經到達防地，像昨晚老百姓在南關歡迎的情形，十足地表現了人民渴望國軍的殷切！」××縣長停了一停接着說：「可是我們昨天進城前敵人已經退出，剩下的只是亂七八糟一塌糊塗，這是需要我們加緊整理的。……」他坐在舒適的沙發上不拘形式的亂談，精神異常興奮。

「……」與目前敵偽的佈告陳跡相較又另有一番景象！通衢要道的反宣傳畫標語，也開始動工在洗刷，老百姓也不分階層地集中在上市前的廣場上去談天，在和暖的陽光下，他們感到了祖國的溫暖而笑逐顏開了，小孩子們角逐在廣場上，純粹表現了他們得到了母性的慈愛！  
太陽漸漸的轉入西方，人們都回到自己的家裏安心地去吃晚餐。……

「縣長的話確是當前的必要，可是我們新到此地，一切還得小心，以防意外的蠢動！……」郝先生是我們的地下工作者，他很明白當地的情形。

第三天煤市的戲台下，擁擠了不少的人頭，黑壓壓地一片，哄哄烈烈地像是什麼廟會！這還是八年來未有的現象，從前敵偽開會，死拉硬派的也是稀稀疏疏，今天不用派了，都強着來聽講，男的女的擠的水洩不通。十點鐘左右，××縣長在狂烈的掌聲中出現于講台上：

「這個我也會想到，這是必然的現象，不過我們爲了老百姓，當然

「諸位伯叔：××與諸位一別八年，如今算是凱旋故地；這闊別的

家鄉風物依然如故，可是這位却蒼老了！」一陣拍掌聲過後，「不過；父老們八年來受盡了鐵蹄踐踏的苦痛，才有今天的光明，今後你們的生活與心情，大可稍加安適！」又是一陣拍掌聲，「××此次奉命來此，是因爲長官知道我是本地人，一切都熟悉，不過××年青，祇有一腔的熱血在奔放，一切還需要父老們不客氣的指示！.....」

在一片掌聲中×縣長退到後台，接着便是自衛軍安大隊長，第×隊×連長和地方代表們各發宏論，在緊張熱烈中結束了這個盛會。

××縣的老百姓安心了，他們都歡喜的掉出眼淚，可是厄運也接着降臨了，就在這接收的第三天夜間，空氣頓然緊張，「格，格.....」的機槍聲，「轟，轟.....」的大砲聲，以及城外的喊殺聲，在陰霾的深夜裏響成一片！

縣長辦公室的燈光下，又出現了十幾條人影.....  
「就現在的情況觀察，他們的兵力還不很大，只要我們能死守就沒有問題，不過我們的隊伍都留守各地，駐城的人數太少，開來時輕裝就道，彈藥也不充足，若是×軍持久包圍也是點問題！.....」

「怕什麼！××軍就是會偷吃，還有別的本領嗎？我敢担任城的一方，如果有失請砍我的頭！」一個粗暴的聲音，是人民自衛軍的安大隊長。

「好！這就在諸位的努力吧！」于是分配了任務，一聲整齊的敬禮衆人一齊退出去，剩下的祇有縣長和各科長在淋淋的雨聲中聽着遠遠傳來的槍響！.....」

次晨，雨是停了，昏輕淡的陽光從東山上透露出來，密集的槍聲也漸漸地稀疏了。雖然有時也砰砰地響幾聲，但是那樣的輕響，顯然地方

已在整夜的激戰中感到了疲乏，現在正是休息的時候。

戰士們仍然佈滿了城週的每個角落，城裏城外是那樣的蕭條可怕，像是大地已經死去！.....

這時縣府客廳裏的一張圓桌上，擺滿了酒肴，七八個年青的便衣兵，有的戴着帽子，有的蓬着長髮，他們像餓狼般的喝着酒，一面興奮地互相交談：

「咱們這一夥子沒毛大王，就是不怕死！媽的！叫咱們去，咱們就去！活他媽百出頭不也是死嗎？」

「老王！別那樣說，給咱們每人二十粒子彈，那不是活送命嗎？媽的！老子也是娘養的，不多給子彈就不去！」滿頭亂髮長脖子的老田負氣的說。

「不要緊！他媽××算什麼，今晚咱們出去的時候，背靠着前進，咱們這一支不要命的先鋒隊，難道××不知道，嘿！就是不怕死！像爺們時期咱們哥幾個就在一塊，現在盼的國軍到了，死也甘心嘍！媽的！幹到底×軍也不在我眼裏！」王班長現在雖然不是班長了，但他無形中還是這幾個野大王的領導者。

鑼子一啓，×縣長從容地走了進來，雖然被圍在城裏但他還是那樣的笑意迎人！

「同志們！好好喝吧！這個城的存亡就在諸位身上，」他說着走過來提起酒壺，他們不約而同的站起來！「好！我來給諸位敬杯酒，敬祝安全脫圍！」他們不再說什麼，祇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報告！敵人的兵力這樣雄厚，我們這幾個不要命的可得多要點子彈，「不然的話——真不敢去！」老田說着聳聳肩，樣子像個螻蛄！

「好！好！我就顧慮着同志們的子彈不足，但在這個困難時期實在沒有辦法，現在每位再加點好油！」

昏夜裏；天氣陰慘的怕人，又下着毛毛细雨，西北城角上有幾個黑影在蠕動！他們這夥不怕死的，先把繩子拴在城壕上，然後一個個溜到下面，看不見了！……這時送行的×科長站在城角上不知是輕鬆，也不知是執心，祇靜靜的等候着脫圍的報告，約摸有半個鐘頭，西南角的遠處：「拍，拍，拍！……」排子槍響了，他感到分外的輕鬆與興奮。像這城已經解了圍似的，帶着原跟來的兩個警察急急的跑回縣府去。

在巡城時；縣長興奮的告訴兵們：

「我們更需要忍耐啊！同志！求援敢死隊已經安全脫險了，明天下午援軍一定可以到達！」

「……」

天明時，雨大了！××軍也發動了全面的攻擊：

「轟隆……」格，格，格！……」砲彈槍彈一直像雨點似的一直向城內飛舞，房上的瓦片也兵兵兵響個不住，老百姓都躲在房子裏的桌子底下不敢露頭。

「同志們！衝啊！中國人！交槍不殺！」××軍在吶喊。蕭往上衝，鄉下的老百姓，民兵拉着梯子！他們愁苦而驚懼的臉，顯示着他們的內心！「轟！轟！」手榴彈拋下去，血肉亂飛！……」

西南城角上；自衛軍安大隊長拔出砍刀在奮戰！

「衝啊！衝！……」一個××兵從木梯子上持着刺刀衝上來！一個英勇的守兵奮不顧身地左手奪住了他的槍，右手伸出刺刀來！

「人又從城上墜下去……」

終於；手榴彈的威力壓迫退城下的攻擊，而東北上的攻勢又展開了

「轟！砰！……」接着東，南，北的正面也展開了激戰，前進的一批批地死下去，城裏的野戰醫院也拾進不少的傷兵……

中午；南門被迫擊砲擊開了，××軍一擁衝進城裏……

「轟！轟！」手榴彈落下去！他們的血洗了城洞，肉片都飛到城上去！×科長帶着商民抬土創石頭裝麻袋，一面鼓勵着說：「我們要快堵啊！因為這是我們的家鄉！」

「誰說不是呢？祇要我們能安全度過，我們幹什麼都願意！」一位商人正在創石頭。

「進來？他媽的蛋！死也快死完了！」王木匠也湊趣的說。

他們在緊張的工作下，露出微微的笑意，到下午三點鐘已經完成了工作。×科長掏出手絹拭臉上的汗，長吁了一口氣。

這時；城外的××軍增加了，縣長愁苦着臉：「援軍為什麼還不來呀？眼看子彈就沒有了！」

「子彈」！是城裏感到的極大恐慌！他們惟一的希望就是搬軍，可是事實終于使他們失望了！……

當灰色籠罩了大地時；「轟隆！……」，××軍又運來三門野砲，

「殺啊！同志們！中國人！交槍不殺！」

「衝啊——」「轟隆！格！格！……」這具有威力的亂音，使沒有

子彈的士兵們更感到了恐慌……

「他娘的！死了算完！同志們！幹！至死不屈服！」安隊長睜起紅

了的眼，拔出刺刀來！

「至死不屈服——」兵們也高聲的呼應着，慷慨，激昂，溼壯，慘烈，他們一羣像餓狼般的等待着！……

當××軍爬上西南城角時，他們又持着刺刀橫衝直闖，但是，他們終于碧血灑遍了西城而為民犧牲了！

縣長站在西北城角上了；「同志們！再支持一會，我們要安全的退出，保全國家的力量！」隊伍一批批的舉着繩子跳下城去……

然而，他仍舊站在城角上：「我們不怕打敗仗！我們要有秩序的退出！」喊着。

「機槍向西北掃射來！」

「同志們！交槍不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軍吶喊着從東，南，西蜂擁地追來！這時西北城角已沒有了我們的隊伍。

我們在退却中，××縣的城內已成了一片火光！……

# 節制生育與婦女生理的解放

金宏業

## 一 引言

自從婦女解放運動興起，把「男女平等」的口號喚起了世人的注意；這「男女平等」四字一時竟成爲社會人士聚爭的問題。究竟男女是否能夠平等？在婦女解放運動的鼓吹者看來，男女是可以平等的。而且必須平等的，自然他們所謂平等者是指一切男子所做的事情女子都可做，一切男女所享的權利，女子也必須享有的意思。但在反對婦女解放運動的看來，則男女的平等是不可能，他們認爲男女儘可各自守着向來的習慣，盡着各自的職能。這爭論經過了長久，並沒有得到解決。

在爭論中，主張和反對的，二方面各有著自己理論的根據。主張的方面以爲男女除了身體上一部器官的組織不同外，簡直沒有有什麼差異，所以男優女劣的觀念根本是錯誤的，要使做着各別的事務，享着不同

等權利——自然，那是說男子所享的權利要超過女子許多倍——婦女解放運動應當根據男女平等的原則做去，本着這原則，婦女可以進入一向爲男子所獨佔的社會，政治等場合。享着和男子同樣的權利，除了生育是自然所特別賦與，不容放棄者外。但反對的方面卻自有他們的理由，而最大的理由便是；婦女既負起了繁衍種族的生育的責任，就不能有餘力去參與社會政治的活動；婦女始終是家庭的動物，家庭以外的事情祇有男子去管理的。

爭論自爭論，而近代政治思潮的演變與經濟制度的發展，竟把婦女從家庭中解放了出來，放在她們一向沒有接觸過的社會政治的局面。一切的情形是趨向於平等的道路。在熱心於婦女運動的人看來，這初步的成功是即可以鞏固自己的信念的。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可以樂觀。

今日婦女在社會上有了活動的自由，婦女在教育上享有了和男子同樣的受教育的機會，婦女在政治上得到了和男子同樣的參政的權利；我們看到這些男女平等的徵象在世界各處一一實現了。然而，同樣地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婦女生理方面的特殊情形常妨礙了她得到和男子平等的權利地位的機會。那正如反對男女平等說者所指出的婦女的生理方面不能得到完臻的解放；而生理的方面不得解放，竟足以妨礙婦女的其他方面的解放。

獨身女子的自由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婦女，和男子一樣總得要結婚的，結了婚大概也總會生兒育女。普通一個婦女的生育數目是三五個子女，多的七八個也不足以爲奇。每個子女的生育要是婦女經過十個月的腹中的負累，一二年的乳頭哺育，加以一二年的懷中膝下的提攜保護。這樣經過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生育，足使婦女把二十歲以後的最有精力的二三十年完全放在生育的一件事情上。懷孕其中的病痛，分娩時節家庭的嬌弱，與生產後撫養哺育的辛勤勞苦，使她再沒有餘力去從事於以外的活動了。這是很顯然的事實，有了許多生育的婦女，即使要從事於社會的職業也不會有十分好的工作效率。因爲這緣故在西方許多國家竟有排除已婚的婦女在職業上活動的趨勢；他們所依據的理由就是以爲婦女結了婚便會有生育，而有了生育必然會影響於工作的效率；所以他們寧用獨身的女子而不願用已婚的婦女。就在現在歐美等國的商業界，公共事業，以至教育界等方面排除已婚婦女的趨勢還是很劇烈。從這種情形看來，婦女因爲生理上負着爲種族生育後嗣的責任，竟至連已經得與一點解放的基礎也被搖動了。

本來研究婦女問題的頗有人注意到這方面，要爲婦女補救這生理上

的缺陷。生育的責任是天賦的，而且有關乎種族的生存，婦女決不容推諉，但婦女爲了自身解放的緣故，卻希望能爲種族盡了適當的生育的責任後，再留下適當的餘力去從事於社會的工作。說得切實一點，婦女希望對於自身所負着的生育的事情能有一點人爲的操縱的力量，使她在不需要時可以暫時不生育，在生育到適當的數日時能停止生育；而在達到這樣目的時，對於同居的二性之常態性生活卻必要使之不受影響。

奇怪的是婦女所希望的竟然實現了。這是一個萬能時代，科學補助人類超脫了許多自然的支配。就是在人類二性結合中一個婦女所不能自主的生育的事情，現在竟也能隨着婦女的意志而多少加以控制了。這就是現代人常常聽到的所謂

「節制生育」(Birth-control)。它的方法不是中古時代修道院中所通行的禁慾，更不是近代都會的黑暗處所密秘應用著的墮胎，乃是最新科學者所實驗成功的「避孕」(Contraception)由於「避孕」的發明，婦女開始了生理的解放。

然而婦女卻不見得能很容易的去取到這生理的解放。節制生育的學說倡起後，有著不少的擁護者，也有著不少反對者。野心的執政者頑固的衛道者，都覺得這是和自己的政策或職業有所不利，盡量的加以詆毀。

科學的避孕法有時竟會被拒絕傳授，禁止旅行；致使大多數的婦女仍爲生理上的負累所阻礙，而得不到完全的解放。

向來討論節制生育者都以人口問題爲根據。節制生育與婦女的關係，常爲論者所忽略。但在謀求解放中的婦女決不容忽略這一點。在本文中我要指出給婦女看；節制生育對於婦女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有著怎樣

的關係。節制生育和新的性道德的建設有著怎樣關係，節制生育對於婦女所負的傳種種族的責任有著怎樣的關係。但最先讓我們把科學的避孕法與目前社會中流行的密秘墮胎相比較，以見二者的利害。

## 二、科學的避孕法與密秘墮胎。

在上面我曾說起，節制生育所用的方法，不是中古時代修道院中所通行的禁慾，更不是近代都會的禁慾或密秘墮胎，乃是最新科學者所實驗成功的「避孕」。關於這一點，主張節制生育者常不憚煩的一再向人申說，恐怕人們含混了而發生誤會。前談曾確乎是常常有的，尤其是婦女常把墮胎看作是節制生育的一種方法。

其實，主張節制生育的人是根本反對墮胎的，惟有他們是具有正當的眼光，真以科學的避孕法代替密秘的無知的墮胎。避孕是在一個男女的細胞將遇到時防止一個新生命的形成，而墮胎乃是在男女細胞已經結合而成一新生命之後再以殘酷的手段消滅其生命。所以前者是合理的，正當的，而後者，卻根本是罪惡的，不道德的。因為人們知道墮胎的罪惡，不道德，只能密秘的行之，而施行者又常為無知的產婆或廚婦，於是墮胎乃成爲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了。人類中的女性因爲無知的墮胎而喪去生命是不少的。

把科學的避孕法放在一邊，把密秘的墮胎放在另一邊，叫婦女去選擇，她將選擇那一種？無疑地，她將選擇科學的避孕法。但奇怪的是許多國家的執政者與社會道德的維持者竟禁止科學避孕法的公開採用；而對於密秘墮胎，雖然也同樣地申著禁令，卻似乎是開放給婦女作爲限制自己的生育的一條道路的。這話或者有人覺得勉強；但我們可以用二點

理由來證明這話實在是很近情。

第一，科學的避孕法與密秘的墮胎現在雖然同樣地被禁止着，但是若使那安全無害的科學避孕法被允許施行了，則具有危險性的密秘墮胎一定會無人採用的。這裏，或者有人要說，科學的避孕法雖然安全，但施行時不見得便利，但同樣我們也可以回答地說，若使科學的避孕法准許公開施行了，經過許多人的實驗應用，為一定會改良進步，直至施用的人都覺得便利。

第二，因爲科學的避孕法不能公開給一般有需要的女性採用，於是她們就被迫而採用向來所知的密秘墮胎了。還有事實可以證明，在禁止科學的避孕法的國家，墮胎的事情是十分普遍的，下面我們可以舉出幾個專家在美，英，法，德等國家所調查得到的結果來看。

高爾頓醫師 (Cotton Ingham)，曾派愛爾特頓女士 (Miss E. Cotton) 至英格蘭亨貝北部的地方調查婦女生育的情形，據女士該報告說，在開開省至約克省一帶的工業上的婦女，大多數以人爲的墮胎制止生育。藥房中并出賣多種的墮胎藥，有的藥性竟是非常之猛烈的。這樣墮胎照英國的法律是絕對禁止的，施行者按法須受最嚴的刑罰；但實際上，據一個地方上的高等法官所說的，這種刑罰並不常用，可知這種密秘的墮胎差不多是爲執法者所默許了。

法國和德國的婦女以墮胎，或非法的墮胎者也很多。但據許多研究者的調查，美國實是墮胎最多的一個國家。德國的學者赫爾希 (H. Hirsch) 在他所著的一冊關於各種制止生育方法的書中說，美國的墮胎流行，實由於法律上無理地制止科學的避孕法的緣故。據他調查，在歐戰以前，美國全國在一年內所消滅的墮胎當在二百萬之數，而戰後

數目或許更加增多。這似乎說得過分一點，其實數目是一定不少。

在我國，民間的秘密墮胎向來舊式的產婆（即所謂收生婆）所幹，也有用藥和手術二種。她們的粗惡無知所致人的危險真是非常的可怕，但婦女爲了受不住接連的生育而去求教於她們的還是很多。在近來，熱鬧的都市中，掛着他種好聽的招牌而秘密以這種墮胎爲職業者也不少。據傳聞所知，有某種俄人掛營醫的名義而以墮胎爲專業者亦有之。那竟是以假科學（Pseudoscience）的東西來欺騙人的了；但聞說這種營業還是不少人光顧。報紙上常登出婦女因墮胎而喪命的事情，可見這種秘密的害人事業竟是有著日漸普遍之勢。

這種觀念還陶得很深的人，常以「世風」和「道德」的標準去衡測自己所不願意聽的事情。尤其是關於婦女，關於二性間的事情，這種腐舊的標準被應用的很利害。而生育節制的事情也在這無理性的情形下受到了不少的阻礙。批評節制生育的人以爲它足以使「世風趨下」「道德淪亡」至於墮胎，他們以爲用着這秘密的方法而招禍的只是自己活該，可以不管。

但婦女能不管麼？婦女能看着自己許多的同性因爲担不住接連的生

育的責任而向秘密的墮胎這條危險路上去走麼？新婦女在走向社會，走向職業，走向政治的途中，在已經有了二三個對於自己已經足夠的子女

之後，要躲避免過多的生育，使自己的生理方面不爲自己其他方面的解放的阻礙，他能否採用一種安全的合乎科學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呢？若使她知道現在科學的發展已經使婦女能有安全無害的避孕方法了，社會能允許他採用麼？若使一個婦女覺得採用的成績很良好，社會能容許她這方法公開貢獻給需要這種方法的同性麼？

過多的生育在一個受過解放洗禮的婦女一定不能容忍。婦女已經覺悟自己不單是爲做一架「生育的機器」而生在世上的，她在爲種族盡過相當的生育責任後，還有其他爲自己的集團謀幸福的责任。因爲要有解放自由的身體來爲社會集團謀幸福，所以婦女必要時應求生理的解放。

這時，若使把舊式的秘密墮胎和新式科學的避孕法放在婦女的面前，叫她選擇一種，她必然會選擇科學的避孕法；她需要這種幫助自己達到生理的解放的工具。

# 濟世活人

白文經

黑暗的夜晚，慢慢的展開了。晨曦照得天空，成了一片金紅色。

雄雞嗚嗚的叫聲，喚起了夢鄉中的人們，而狂歡了一夜的大人先生們，

却正與一般人做着交替的工作，進回味着葡萄進入了黑甜鄉。回味葡萄，

葡萄酒的甜膩，雄雞的腰肢，腥紅的嘴唇，安靜的面頰上，浮現出一層

得意的微笑。

清靜的馬路上，只有幾個清潔夫，拿着掃帚，有氣無力的掃着光滑

的路面，兩邊的路燈，眨着惺忪的睡眼，看着他們工作。這時的街上，顯得特別寂靜安祥，偶有破破的叫聲，刺破了死一般的氛圍，那便是這古城唯一的特產——糞車了。

古城西南的角落裏，一座巍峨宮殿式的大門前，却漸漸的熱鬧起來。各樣病症的患者，拖着疲乏的身體，此起彼伏的呻吟聲，點綴得到頭不寂寞。病魔是不假情面的，不論你是高官顯貴，販夫走卒，只要他來光臨，便都被牠的魔手，按得伏伏貼貼的，毫無反抗的能力。這便是古城著名的大醫院——栢達醫院的一幕長景。

時鐘滴答的響着，指針好容易到了八點，各個患者的臉上，已經都罩上了一層倦容。

「諸位掛號請到這裏領號牌。」一位白髮的老者，很和祥的喊着。於是竄的一下，擁作一團，搶着號牌，惟恐落在了後面。

經過了一陣騷亂之後，差不多均掛好了號，去等候診室等着，門前才顯出了暫時的安祥。掛號處的職員們，有的燃着了香烟在吸着，噴出縹白烟，媳婦的上升，有的慢慢地呷着清香的茶，天南地北的談着。

「喂！老章。你猜怎麼着？小波這幾天，慌裏慌張，心神不定，並且刀尺的格外漂亮，不定又他媽的有什麼貓兒溺。」留着大背頭的謝冠生說完了，歪着頭等着章伯奔的回答。面上露着卑鄙的笑容，自鳴得意的閃着金牙的光亮。

「你這小仔，嘴裏沒別的，總脫不開女人，別人的事情你管的着嗎？大概你又吃飛醋了吧？」章伯奔諷刺的說。

謝冠生聽完，兩文小母狗眼一翻，嘴撇得瓢似的道：「老章。你不用損人，總有一天讓你看看這塊肥肉能不能到口。這也不是咱吹牛皮。」

「你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村客。真是頓哈頓想上天豬肉。」

「哈……」，周圍起了一陣哄笑。

「先生，您給掛一個號吧！我母親病的很利害。一個面有菜色的中年婦人，朝着掛號窗口說：

「姓什麼？叫什麼？那兒的人？多大歲數？那科？……」

一連串好像審案似的問着。婦人謙恭的回答着。

「一萬伍。」

「一萬伍？先生我是掛施診。」這在窮人眼中不算太小的數目，使婦人吃了一驚。

「不行，不行……」

「……時候過了。」謝冠生的頭搖得像播浪鼓似的。一連說了七八個「不行。」

嚇得婦人大氣也不敢出。停了半晌，才囁囁的道：「先生。我聽人說：您這裏不是有什麼『救已總署』的施診嗎？」

您行好吧！我們真沒錢。我的丈夫，在日本鬼子來後的第二年，便離開了家，到後方去工作。只有我們婆媳二人，和三個孩子。勝利後，我丈夫也沒有音信，只靠着我們婆媳，給人做活來吃飯。不幸我婆母又病了，不但看病沒有錢，這幾天因為我一個人做活，連飯都吃不飽了。」

婦人說着，眼淚流到了頰上。

「別廢話，太囉嗦了，醫院不管家務事。」

「先生！您修修好吧！我實在沒錢啊！我給您磕頭了。」臉上露着哀憐的神情，不住的鞠躬。

「沒錢？沒錢穿這樣新的大褂。故意取巧嗎！」謝冠生翻着衛生眼



珠，劃着婦人斜睨了一眼，面上好像罩上了一層嚴霜，神聖不可侵犯似

的。

「先生！這是方才出來和我們鄰居借的一件衣裳。」

「不管別的。看病總是要錢的。」呼的一聲，關上了窗門。

「先生！積德吧！修好吧！救救我們一家的命吧！」婦人雖被擄棄在門外，但仍不死心走去，依舊朝着窗口哀求着，以期打動了這位慈善家的鐵打心腸。

x x x

一串銀鈴似的笑聲裏，如穿花蝴蝶樣，進來兩個妙齡女郎。年紀都在十七八歲的模樣，前面的那個，穿着粉紅印度綢的旗袍，雪白的襯裙，裸露着兩支玉腿，與粉的旗袍相映，更顯得格外的白嫩，上身套着一件流行的馬甲，兩肩高聳。頭上繫着玻璃頭帶，黃色透明底的皮鞋，輕俏的步伐，走起來如風擺柳。蘋果似的面頰上，薄施脂粉，顯出一種天然的嬌態。腮紅的嘴唇，眼睛上塗着電影明星樣的青色，帶着一種風騷的神態，後面的一個較小，穿着一條米色毛質的西褲，上身一件天藍的毛衣，上綴各樣的花朵，梳着兩個小辮。

「秀麗借光。我們掛號。」

婦人聽見，趕緊閃開了路，怕給醫院耽誤了財神爺，則自己更罪無可恕了，呀的一聲，窗口開了，露出一個面孔。面上的嚴霜，好像遇上了六月的太陽，立刻化為烏有，輕蔑的笑容。

「哎呀呀！我當是誰呢？原來是密斯黃啊！什麼事呀？」

「我乾妹妹吳彩虹小姐，昨天去逛頤和園，跌了一交，把腿腫了一塊皮去，你給掛一個號吧！」姓黃的女郎說完，輕輕地一笑，露出一口

銀牙。「最好你給掛一個免費吧！」

「不行。」然而這次的「不行」和對婦人說的却是兩種表情。

「怎麼不行？」黃愛麗嬌媚的問：

「前天我約妳去北海划船，為什麼不去呢？」

「好啦！好啦！今天晚上，我請你園民看『衣錦榮歸』行了吧？」

黃愛麗表示歉意的說：

「一定？不能失信？」謝冠生還是不大相信。

「誰還騙你。」說着把嘴一撇，顯出不耐煩的樣子。

嚇得謝冠生因恐怕得罪了美人。遲疑的拿起筆來，寫着掛號牌子。寫好了，從窗口遞了出來，故意的離得遠些，黃愛麗伸手去接，隨着把頭向前探着。謝冠生把牌子給了黃愛麗後，隨手朝愛麗的臉上摸了一下，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黃愛麗衝他飛了一個媚眼，俏聲着：「討厭，缺德！」

「小謝！這你還說什麼？今天晚上『國民』也得有我吧？否則……」

「哎呀！章大哥！不要起哄，不要起哄，明天我請你賞光。」謝冠生連忙拱手央告。

「這個竹槓是總要敲的呀！」章伯萍得到了勝利。

x x x

「先生！您也給我掛一個號診得了。」婦人又慢慢地走了過來。謝冠生聽了，立刻收斂了笑容。

「告訴你不行哪！怎麼這樣討厭呢！真豈有此理。」

說完從口袋內掏出烟盒，抽出了一支，啣在口內，嘩的一聲，擦着火柴燃着。燃起了一縷烟，慢慢地吸着，白色烟，漸漸地上升。

「先生……剛才……那兩個……姑娘。不是……比我們有錢嗎？怎麼能……掛施……診呀？」婦人的聲音，有些發顫。恐怕說出了這話，更會減少了掛施診的可能性，但終於逆出了喉嚨。

謝冠生聽了這話，揭發了他的隱私，不由的跳了起來，睜圓了小母狗眼，咆哮着：「你管的着嗎？還怪不錯呢！不給你掛，你敢怎樣？這

# 魔劫

李璋軍

子夜。

最後的一列火車駛進了車站，寂靜已久的月臺，重被人聲的喧嘩和金屬的撞擊聲所劃破。滿負者疲倦的旅客們，拖着沉重的步子，爭先恐後的在月臺上準備登車，從夢中被驚動的搬運夫，以喝着粗魯的語調，在兜攬生意：

「喂，搬去呀！」

人們像一泓污穢的濁流，夾帶着使人不安的招呼，片刻，車身動了，一切叫罵聲，惡臭味，也都隨着車身蠕動，而湧出了車站，消逝在遠處的黑暗里。

車站又恢復了它原來的寧靜與安詳。

許立在車站前水門汀路上的媽媽，對着面前陌生的建築物，感到一種親切的歡愉。數天的恐懼和辛勞，都爲這偉大的景色，洗滌淨盡了。她慶幸着自己到達所理想的，企望的地方，同時，她堅信一個新生的希

是公事。」用足了力拍的一聲，關上了窗戶。玻璃險些碎了。

「他媽的！掛施診？也不拿鏡子照照模樣兒。」

從裡面一字一字送入了婦人的耳中，婦人聽了，好像有所領悟似的，默默，地低着頭，走出了大門。頭上的白雲，遮住了早晨的太陽。

不久會長成一枚豐滿的，美麗的春蕾。

媽媽握着孩子——小瀛子——的手更緊了。

看着眼前被夜的羽翼填滿了的遼闊的馬路，灰黯的蒼穹，蹣跚的箭樓。……一輛電車沿着街道瘋狂的跑過去，天空裏遺留下一串串美麗的藍色的電花，在電花逆裂，毀滅的極短暫的過程里，媽媽窺見了一種綺麗的，令人嚮往的生活幻想。同時，也被鄰人一個嶄新的回憶里，去咀嚼着一件不愜意的事情。——

夜。

一個熱情的初夏的夜，它像富有一種誘惑，使人感到一種煩躁，一種迫切的靈魂的享受，尤其在那萬物幽美的農村裏，最容易使敏感的人感到過分的孤獨和寂寞，而渲染起一個浪漫的憧憬。

「媽！」

「……」

「媽！」

「什麼，什麼？」坐在茶油燈下的媽媽，仍沒有停止手中的活計，漫不經心的回答着。

「爸爸呢？……什麼時候才回來？」

「哦。——」

「妳昨晚不是還說，爸爸再待兩集（註一）就回來麼？」

「哦——」媽媽對孩子這突然的發問，感到慌措，失去了平日

的理智和鎮靜，瑟縮的囁嚅着。

「媽，爸爸還有沒有那大皮鞋，洋刀……」

「兒童團（註二）裏的小孩子說我爸爸「國特」，早晨……」

「不要聽他瞎說」。

「哼！等爸爸回來了，我告訴他，揍他個稀爛！」

「……媽，爸爸回來給我買糖不？」

「還有小皮人……爸爸最愛（我），妳忘了，媽！從前我爸爸帶

我去在林寨（註三）遊逛，那——大山——

「哦！」

突然院裏有一個強壯的脚步聲在走動着，並且顯然地在走向這所屋

子，肥小的媽媽，急忙截段了小福子的囁嚅，下意識地大聲的喊着：

「誰呀！」

「……」

沒等到回答，已有一個男子振簾走進來，高身材，小眼睛……由經

驗告訴媽媽，這是木村的武委會會長，一個陰毒的漁色的無賴漢。肥大

的臉盤，被酒精染成了血紫色，敞着懷，一進門就一屁股坐在坑沿上，

說着：

「二林嫂！真勤儉呀……大半夜還作活兒，

「嘿，嘿……真是……二林哥真是前世……修下的！」

「哦……王會長！唔……」

媽媽不安的謙了一下身子，又埋下頭去。

嘿……小福子也沒睡哪！嘿……來——

當他用那兩隻毛茸茸的大手去捉小福子時，孩子像一頭耗子，躲

坑角裏，蜷伏着，恐怖的顫抖着。

「嘿，嘿……」

他又轉過頭來，打量了一下媽媽。

「——二林嫂哇，近幾天俺大哥有信嗎？」

「……哦……一點也……」

媽媽對這虛偽的問候，感到了恐懼，懷疑，別出什麼岔子罷？

「唉！這年頭……真沒法說，好人全遭孽，譬如說俺大哥那人多忠誠

，唉，當兵是爲了國家打鬼子，不想……」

「勝利了，反說人家是「國特」，不讓人家老少團敘，這……這……」

唉！

「再說我，人家硬逼着妳幹，不幹行嗎？這年頭哇：簡直要人命！」

「喂，我大哥離開家幾年啦？」

「十一年！」

「瞧：好傢伙！」

「妳不寂寞！」

「……」

媽媽突然不安起來，這攪動人的言語，在媽媽苦澀的臉上染起了少

女時代蹙起的紅暈。頭埋得更深了。

「唉！女人真可憐，爺們出去了，破屋子涼炕的給人守着……」  
預備着，俺們窮光漢，一輩子也摸不着媳婦！」

「二林嫂！」

「二林嫂，妳……」

他把身子向前挪近了一些，貪婪的望着媽媽。

「你——幹什麼？」

媽媽驚恐的倒縮着，兩眼死盯着，她預料着一個可怕的不幸事件，  
將要來臨了，她覺得自己好像站在絕崖的邊緣上，鼻尖浸出汗水來了。

「我要妳！」

他向前更進了一步，一陣惡臭酒味，撲向了媽媽，媽媽慌亂的回過  
頭去找小福子，以目前最嚴重事態的緩衝物，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已熟  
睡在炕角裏了，媽媽急切地盼望着他會驚醒，來營救這將要被惡魔攝去  
的可憐的媽媽。

突然從窗外吹進來一陣風，把桌上的菜油燈吹熄了，屋中頓時變成  
黑暗的一片。

他已經摸準了地底地位，他把自己的身子也擺好了，猛然，他像一  
隻出洞的猛虎，竄出來，壓在媽媽的身上，用隻手去堵她的嘴。

一切都來得這樣的急驟，女人被驚得一時失去了意識，僅本能的喊痛

「啊……啊……」

「註一」一集為五天。（註二）「兒童團」為八

路軍組織的八歲到十五歲的兒童團體。「註三」

裏面一個小山頭。

當桌上的菜油燈，重新燃起來的時候，媽媽一個人孤獨的坐在炕沿  
上。蒼白的臉上，印記着不消滅的淚痕和女人所難堪的恥辱的吻跡。

這不能說是媽媽太懦弱呵，因在這孤立無援的廢窟裏，媽媽能用什  
麼方法去對付一個強暴的男人呢？

他會想到因為這不名譽的事情，自己的丈夫將被人奚落，自己的孩  
子將被人嘲笑，同時自己也會被全村的人唾棄、咒罵！精神被無限的屈  
辱束縛着，複雜的感情泛濫在她底心上，她悲哀的哭了。

媽媽曾經想到「自殺」要比活下去有價值，但意識又告訴她，扶養  
一個沒有成人流子，比死更重要。矛盾思想搏鬥的結果，媽媽決定帶着  
小福子離開這罪惡的淵藪！

媽媽對於鄉土的愛護的心情並不減於別人的。可是，媽媽終於這樣  
毅然的踏上了異鄉的路子。當被夜色籠罩下的村落逐漸在背後模糊起來  
的時候，媽媽的悲痛再也抑制不住淚水的湧溢了。

她立在車站前水門汀路上的媽媽，被孩子呼喚驚醒了她的夢境，這  
時四周已安靜得沒有一個人，她怯弱的向遠處喊了一聲「洋車」！不多  
一會，一個年輕的小夥子，登着一輛三輪，緩緩的走過來。

「您要哪？」

「我……我們是剛從××跑來的，這兒沒有親戚，附近有小店呢！」

唔！××縣的，够遠的啊！小店？唔……有！」

他滿意的一件買賣又要落到手裏了，臉上露着狡猾的笑。

「貴不貴？」

「不費」！

「您知道這多麼困難的，是住不起好房子的呀！」

車夫沒絲毫做了一個假笑。

「您放心吧，準沒錯兒！」

在車上，媽媽舒心的長吁了一口氣，得意的瀏覽着街道兩旁的建築，心臟充滿了勝利的愉快！

街道漸漸的冷落了，路旁盡是矮矮的房屋，狹隘不平的道路還洋溢一種令人作嘔的悲吳。媽媽對往日憶懷的城市發生了疑問，怎麼這樣。

# 十月的都市

姜維壯

十月的都市，

肺癆的城，

癩瘡的城……

x x x

十月的都市，

馬路上——

騎兵隊，

隨處撒上海狗，

洋汽車，

隨處軋死路人！

？但想起了「小店」，心中又坦然下來。

又轉進了一個小胡同，房子像鴿子籠似的排列着。一個站在路燈下的打扮得極其妖嬈的女人，向車夫罵道：

「王撈罷！鬼兒崽子不要命啦！半夜還不收車！」

「哦！小鳳嗎？少等一會兒，就來！」

媽媽沒理會他們，也許根本沒聽見。她是沉溺在一個新生的精靈的將來生活幻想裏了。

奔馳在街心的車夫，與坐在車中的媽媽，攜摩着兩種的快樂和願望，展在面前是一條遙遠的黑暗道路。

十月的都市，

戰爭煮沸着生活，

飢餓，死亡傾在一邊，

流血，汗傾在一邊，

紫團傾在一邊

歌聲又傾在一邊……

x x x

十月的都市，

躺在安樂椅里，

安靜靜等痛，

拮据，半死的農村，

小姐的玻璃櫃，玻璃鞋，

x x x

十月的都市，

警察的兩臂，

洋軍夫的兩腿，

槓夫雞肩……

——少爺的洋摩托，

x x x

十月的都市，

高牆內，

筵席，舞！

高牆外，

老太婆露天死去，

招引鴉雀

亂葬的野狗……

：哈囉！親愛的！：

x x x

十月的都市，

飯店，戲院……

汽車，洋車的海！

小姐的大腿，

太太的乳房，

老爺的手杖……

x x x

十月的都市，

取締，路灘——

窩頭，黑烙餅，

窩麵條……

灰，黃，瘦，

車夫的臉，

乞丐的臉，

學生的臉……

x x x

來按時輸血……

x x x

十月的都市，

顛簸的，

狗仔的地獄，

昇平的，

大人的天堂……

x x x

十月的都市，

咒詛的城！

霉爛的城！

x x x

十月的都市，

我們不能叫它永久如此，

要改革，

要整理，

責任，應負在我青年身上造成。

x x x

十月的都市，

人人有飯吃，大家有工做，

吃的飽，穿的暖，

我們不敢期企別的，

因為這是非常時期，

# 生命的春

楓子

我們生命的春。

是沒有花的季節，

秋風未免太殷勤，

給翻開一篇生活畫圖的殘頁。

x x x

生活的夾道把我們擠瘦，

不必向卦攤問休咎，

而神經地瘋言瘋語，

也訴不出要訴的衷曲。

一顆蒼涼的心天知道，

真會是一輩子潦倒？

爬不出生活的泥潭；

沒有青雲梯，

青雲有路空攀不上去！

x x x

（不甘自做那「豬」……

然而被宰割的偏偏是你

——剝你的肉，剝你的皮！）

x x x

把殘害的仇恨記住，

把僅有的生命健強起，

要知道——

按部就班地幹

到老也是一個窮漢，

「憑天理……」「守本分……」

世上有不少這樣餓死的人！

x x x

生命的春，

開花，結果沒有我們的份，

秋天沉下了臉，

秋林的「紅葉」是美麗的虛幻；

生命的春變做秋的裝扮，

把聲音交給秋風的呼喊；

我們生命的春天，

要百花的燦爛，

要春天的溫情，春風的和暖！

x x x

窮漢

一生流盡了血汗，

看透了我們的頑硬，

可以施行欺騙；

聽，那些偽善的語言……

x x x

我然們從娘胎裡沒有帶來錢，

然而我們同樣有一張口，

我們也要吃飯；

這是我們生命的春至低的要求！

### 歸來記

蘇持忠

憶別

常作良友，共同席視相撕守；噩耗忽至，

摧你我分走。好事多磨，不與長相誓，分離時

，淚痕和酒，沾了雙衣袖。

懷鄉

干戈威揚，故鄉不堪思回；古城風光，

何處是歸宿。良辰美景，盡隨伊歸去，對滿目

，慘慘切切，觸起心頭事。

思親

遙鴻千里，寄來家書三四紙；屋徒四壁，

你較更加故。輾轉蓬瀛，何時報春輝，當猶記

高堂白髮，更傷遊子心。

### 秋歌

輝煌

歸南的燕！請你，停一停，

把音訊帶給我遠方的愛人！

說我跟從前一樣的戀着她；

我寸心不遷像燕那樣的守信。

x x x

你秋去春回的來往，

走着一條不變的途徑！

遇到我們的愛人時請問候——

說我在這里依舊為她……

## 我與一個賣豆芽菜的人(二)

濟南王前

妻顧不得言語，又抓過我，跪來戴上。

我一看，可饒好精的多了；要不說，人是衣裳，馬是鞍……

忽然，妻身子一幌，一下撞到桌子上，桌子上的茶壺，茶碗，嘩啦

的一陣響。

這回，我真生了氣：

「他媽的，瘋了嗎？」

妻忙的摘下眼鏡，囁囁的說：

「大概是沒戴慣，怎麼戴上頭有些疼？身子一歪，腳又痛……」

我忙拿過眼鏡來細看一看，原來是個老眼藥帶的花鏡。我可沒實

說，我只說：

「過幾天，我再買一副。」

「不用了，有一付將就戴吧！戴慣了，就好了。」說完就拿過一塊

手帕來，包好鏡子，往包袱裏塞。塞着，她說：

「你看連個箱子也沒有！」

「過幾天租着大房子的時候，就買一對。這小屋，往那放？」

妻脫下皮鞋，用紙包起，捆上繩，吊到堵上後，問：

「晚飯吃什麼菜？」

「大熱的天，吃點涼的。你去買點醬肉，拌黃瓜。」

「那麼，我把梅兒去買醬肉去，你想想。你聽常賣豆芽菜那人過來

時，你買他兩條黃瓜，他賣的那黃瓜，又嫩，又賤。」

「怎麼，賣豆芽的又賣起青菜來啦？」

「啊。說是賤的把生豆芽菜的莖都賣了，不能生豆芽了，就賣起青

菜了呢。真是窮換勤，越換勤越窮！」

左等右等，賣豆芽那人也沒來。看看是吃飯的時候了，才在別人的

挑子上，買了黃瓜。

吃完飯，妻要和我到街上轉轉，涼快涼快；我答應了。妻先給梅兒

洗臉，換衣裳，戴上新買的小帽後，便自己開始化粧，叫我抱着梅兒在

門外等着。

約摸有一點多鐘，見妻穿着皮鞋，格，格的走出來；臉上搽的粉，

和白粉塗的站一樣白，頰上點的胭脂，紅得像貼上兩塊紅紙；頭髮都梳

攏在後面，光滑的很，髮梢還有幾個水珠——我忘了給她買生髮油了

——穿簪接上又裁下去袖的那身魚白大褂，光着兩條又黑又瘦的腿。

她怪不好意思的望我一眼，接着嚶道：

「看，你怎抱的孩子，孩子衣裳又給磨一片。」

說完，她想再給孩子換一身，我說：

「黑天了，誰看的見，將就吧！」

她走到我耳旁，和我說：

「眼鏡我沒戴慣，等沒人的時候，我練習練習，下回出門再戴！」

我們走的很慢，——因為一快，妻的腿就得麻。——走着走着，一

個人扛着鐵鍋和我們走個對面，向我點一點頭，說：

「鄭先生，上那兒？」

我細一看，原來是那賣豆芽的。

「你這幹什麼去了？怎麼又不賣菜了呢？」

「我工作了，不賣菜了。糧食這麼貴，買菜的主少了，喊一天也混

不出吃的來，還不如作工呢，每天保准拾萬多塊錢！」

「真離譜呢！」我說。

「哦！」他又點一點頭，便走開了。

我和他說話的時候，妻在那呆呆的望着路旁那座房，這時，她扭轉

頭向我說：

「你看，這房子多高多大，住在裏頭一定涼快。我們再租房子的時

候，可得租這樣的。」

於是我們兩人的話題，完全落在租房子和買器具上。



夜裏躺下，我一闔上眼，滿眼裏竟桌椅，沙發，麻雀牌，熱水壺，掛鐘，對聯……

我還在想，得買套西服穿上，省得出進各機關，受那些警察的氣，又一想，西服太貴，先裁一條美國卡機布的褲子，買一件夏威夷式的襯衣，也可虎一氣……

越想越睡不著，越睡不著越想；不覺天已明，我忙的起來，擦把臉，到關上去。

從關上出來，又到各處跑一跑，好容易才跑出點事來：從秘書長叫我給買一條金子。

我心想：買傢具的錢，有著落了！

在關上，我又施展了故技：行市在七個零時，我打電話給他：

「六個零了！」

「賣吧！」他說。

回到關上一聽，已跌回到零六五了。「才賺個五，沒意思，後後看。」我想，誰想有鬼似的，又跌，六個零了；我一遲疑，五五。可了不了，要再跌，我可賠不起，恨恨心，咬着牙喊：

「一條，五五，誰要？」

沒有再跌，五五成了交，奶奶的，我還得賠個五。

接過貨，交的七成款，下餘明午過。

回到家，數一數自己的錢，拿出賠頭五十萬，心裏說不出那種難受味，這才叫放鷹的叫鷹啄了眼呢！

第二天午間，我拿到下餘的三成款，和我那五十萬包在一起，將要往秘書長家送的時候，迎頭遇着陳會計主任坐着車，我忙鞠了一躬。

陳主任賊車夫停下車，問：

「今天怎樣？」

「可不看疲，但是漲也很難。」

「你這上那去？」

「到從秘書長公館看看。」

「你別去了，從秘書長還事了。家裏正坐齊人調查呢。」

「啊？……昨天還……」

「昨天，——今天一早法院下的拘票，說是一件很不小的貪污案……」

我把頭一搖，眼珠一轉，差一點沒笑出聲來。

人若趁走時運，你不找財，財就來找你，怎麼鬼使神差的這要巧；

這是天賜，你要不收，這就是抗天。

從太太打發勤務來問我那項款，我把眼一瞪：

「這是怎麼說的呢？那天我全交給秘書長了。不信，不會問問秘書長；再說，那麼大的款，秘書長就沒有等過一天再要的。這是怎麼說的呢？我滿市到處的跑，哼，十條八條的常經手，都沒有一點錯；一條半條的，我能喪良心？」

隨後，我又發誓：

「誰喪良心，誰叫汽車壓死，叫……」

那勤務還賴着不走，我可急火了：

「好，我去見從太太去！」

這時，那勤務才告了軟，忙說：

「那掌櫃的！你既說交了，那麼大概共交了，等我和太太說吧！」

「大概？交就是交了，大概什麼？」  
 有錢就不愁辦事，未出五天，新房已租妥，新傢具也作好，擇個招財進寶的日子，我就開始搬家。

正在裝車的時候，那賣豆芽的人走過來，他看一看，問：

「搬家？搬到那兒去？」

「××里。——你這時候來作什麼？」

「到南邊那家討幾個欠賬。」說完，他蹣跚到我近旁，低聲的問：

「鄧先生，聽說當兵去，給三百萬，真嗎？」

# 淪陷夫人

費藍

## 小引

中華舞台上，一幕慷慨悲歎的民族鬥爭之劇，鑿演了八年之久，結果由愛國志士的鮮血，灌溉起勝利之花，舉國上下，對着這罕珍的收穫，激起了萬丈的慶幸狂瀾，可是狂瀾的背後，却隱伏着汪洋般的哀泣與酸淚，戰死的烈士，拋下了寡婦孤兒，已够可憐了，但是比她們尤其可憐的，便是未死的抗戰英雄，重結了新歡，棄婦棄子被擯在黑暗的封建家庭中，她們朝朝暮暮的遙望着天邊，有時看到柳絲青了，有時看到楓葉紅了，而她們一顆期望的心，却永遠的沉溺在失望的深淵。

陰霾的天空，迷濛如飛的絲雨；含淚的梧桐，輕搖的柳枝，也似乎

「啊？——對了，志願兵給三百萬安家費。誰想要去？」

「唉！我想叫我那小子去呢。給三百萬的時候，我好再買點豆子，好再買豆芽呀！——可是，打仗不打仗去？」

在這時，車夫往車上放一個包袱，沒放穩，撲簌一聲掉下來，嚇我一跳，差一點沒有壓着我的腳。

我想：

「還是想法自己買一座房子，省得搬家。這多麻煩。」

賣豆芽的也沒等我回答他那句問話，向南走去。

(完)

都帶着愁容。巍峨的正陽門，依然默默的矗立着，古城的車站上，有如狼似虎的日本軍，也有狗倚人勢的中國路警，他們都能欺壓善良的老百姓，但是人們依然擁擠着，嘈雜的聲音，數不濟的人頭，仍在蠕動着，就在這時廷強和芸也走過了車站，小華伏在母親懷中，一雙小黑眼睛，凝視着將別的爸爸。

「芸！娘的脾氣古怪，孩子又小，望你委曲求全。」

「豫！爲了建樹我們的愛，我要忍耐一回，我只祈禱上帝，保佑你平安健壯的歸來。」芸的濕潤的眼，又滲出了淚來。

「芸！別難過，人生有歡聚，也有別離，當春風送暖時，我定會回來的。」

「豫！我覺得這離別太慘酷了。」芸哽咽的說。

「我不願看你傷心。」豫在人叢中，只找了這一句話來安慰她。芸聽了這話，帶雨梨花般的笑了，但是却有一種不知名的淒慘，由她的眼中透了出來。

在這時候也英雄氣短了，他緊緊的拉着孩子的小手，淒楚的淚珠，不自主的滴下，突然的送來一陣笛聲，是催客還是惜別呢，這笛聲震徹了兩人的心弦，別語也愈加零亂，懷硬着心腸，放下了孩子的小手，毅然的跳上了火車。

無情的車笛，又慘鳴了一聲，火車開了，芸一幅淒憂的面龐，悵然的鵠立着，火車漸漸的小了，在暗光佈滿的雲霧裏，煙霧瀰漫的已經都埋藏在淡雲之下，芸還痴望着半空搖曳的車煙。

一隻肥白的小手，撫摸着芸臉上的雨點和淚珠，一直到送客的漸漸走去的時候，芸方轉回身來，滿腔的淒酸與淒楚的苦雨，一同激着這少婦的心弦。

二

啊！又是一個可愛的春天來臨了。（這誘惑的日子，）而有一聲沉重悠長的嘆息，自芸的口角發出，她捧起了一個小的鏡框，向着鏡中的像片，默默的傾訴着自己的心聲：「豫！你知道我的心嗎？」隨着她的聲音，便有兩行淚珠，長掛在芸的頰上。

仲春的時節，空氣是那樣的安靜而和諧，嫵媚的陽光，溫透了人們的心坎。每個人都沐浴在旖旎的春風裏，但是芸的心，却一天一天的加重了。她抱了一堆油膩的衣服，正當洗着的時候，一陣竊語的唧咕聲，由上房裏傳出來，「娘！對門的杜家嫂嫂，吃一碗飯的工夫，便能洗十幾件衣服，她常由娘家帶來錢，孝敬她的婆婆，杜大娘還不時的要罵她

呢，娘，您對咱家的媳婦怎麼也不加一點管束呢？」芸只做沒有聽見，仍舊辛勤的工作着。不過自那時起，婆婆的臉上像掛了一層嚴霜，還有時指雞罵狗的大發雷霆，而大姑却假做好人，常常勸着母親「娘！咱遇了這樣的人，就認倒一輩子霉吧！別氣壞了您的身子。」

三

「抽抽抽，笨老婆，洗衣少，吃飯多！」這成了大姑的幾個孩子不離嘴的歌謠了。

幾年後的一個黃昏，小華放學回家，兩隻小眼睛却充滿了晶瑩的淚水，伏在慈母的懷裏，低低的抽咽起來，

「孩子，對媽說誰欺你了。」芸撫摩着小華說。

「不是媽，同學們的學費全交齊了，今天奶奶給表妹去交學費，也不管我，老師問我為什麼不交。」

「乖孩子，不要哭了，我們明天交，」芸一面安慰着孩子，一面在想着辦法。啊，春去夏來，離寒冬還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她忍淚脫下了出獄時的舊棉襖，又在衣箱中找出了幾件現在穿不着的衣服，打好一個小包，溜出門去，小華眼送着母親的背影，快樂與難過的情緒，在胸中迴蕩着，淚光點點的臉，閃着一絲希望之光。

夜色醞釀下，芸穿着袂衣，瑟縮的回來了，手中拿了一疊污舊的票子，「孩子，明天交學費吧！」這聲音是那樣的溫和。小華在母親走後，自己開了碗櫥，取出母親給留的窩頭，又泡了一碗開水，吃得他很飽，又對着眼前的鈔票，滿足的喜悅，充溢在弱小的心靈中。

四

延遲在敵人飛機的轟炸與車輪的伴奏聲中，無目的的逃到了大河以

南的C城，他看到的只是滿眼淒涼，與盲目的擾亂，每列火車上，都是積滿黑頭的難民——他們驚慌般的逃亡，流竄，不知那裏是他們的安身處所，車站的揭示牌上，街頭的牆頭上，橫七豎八的是夫妻親子失散後相尋的告白，他看到了這些，忽又憶起車站上妻和他依戀的情形，他茫然了。

他每日徘徊於街頭，他唯一的期望便是求職，他期望職業，正像掙扎在洪濤裏的溺者，在渴望着救生圈一般的殷切，可是他也碰到過往日的同事與朋友，他們不是挾着小包賣衣服，便是在站台上賣大碗茶，彼此照了面，只是一個難言的苦笑而已，他怨天，他詛咒人類慘殺的悲劇。

在一個靜夜裏，因為月光的皎潔，而使他輾轉不寐，他想起了年裏的老母，幼子與弱妻。又彷彿在隱約間，聽到敵機轟炸聲，他不知道家中將有一個什麼遭遇，腦海的思潮，像一鍋沸騰了的水，他決計起來，燃上小油燈，寫封信去探詢家中的消息，等那封信寫完的時候，燈微的燈光，已悄悄的爬上窗紙了。

大約有十天的光景吧，同院的小孩，由門外給他帶來一封信，他狂喜的心花，尚未放開，馬上便萎謝下來了，原來那正是上次他寫的信，走到了目的地，由郵局蓋了一個「情形特殊，不能投遞。」的長戳，而退回來了，從此他更增加了頹廢，朝夕與他相伴的，只是沉重的影子，與無可奈何的歎息。

流浪的生活，使一個蓬勁有為的廷豫，變成爲沉默而多疑，他時時的幻想——故鄉自被敵人佔領以後，家信却也不時的來，可是怎麼竟見不到來的消息呢？總是得不到我的消息而改換了，是不幸被敵人的砲火

他竟變手抱住頭，不敢繼續幻想下去，但是他一閉眼，便有兩幕情景清晰的纏在他的目前；一幕是血泊裏臥了一個少婦，身邊有一個男孩在捶胸痛哭；一幕是那少婦沒有死，而她却艷妝盛抹的改嫁了別人。竟因爲一個沒有根據的空想，使流亡的廷豫在多少月夜裏，思慮失眠，在夢境裏，做着驚心的噩夢。

## 五

兩年以後的廷豫，臉上艱苦的皺紋，已經伸展了，無言的皺紋，變爲興奮的皺紋了，原因是他已碰到了顯貴的朋友，而由朋友協助，做了縣的縣秘書，並且和當地女中的高材生燕文小姐結了婚，自此他便再也不肯犧牲一些腦力，去追憶淪陷區的妻子，也更懶得與脾氣古怪的老母親，去寫一封平安的家書了。

## 六

該月與勞苦的薰染，已使芸由美麗的少婦，變做一個老太婆了。她每日遭受的是婆婆的白眼，和大姑的譏嘲，她只當慈所開的，照舊操勞。她不覺得苦惱，因爲她有光明的希望——她曾做過綺麗的美夢，她夢見換穿了嶄新的貴服，回到了家裏，手撫着小華的頭說：

「孩子，認得爸爸嗎？走的時候還在懷中抱着，現在已經是三年級的學生了。芸，你爲我受苦了，我應當怎樣報答你呢？」芸在慈喜交集下，連一句話也沒說出，便醒來了。他恨醒得太快，她願意永遠陶醉在這迷夢中，然而室內是無情的黑暗，和一團空虛。她仍不失望，仍不悲哀，因爲她的安慰，便是身邊甜睡的小華。

小華在六歲的時候，常常向媽媽要爸爸，可是後來漸漸長大了，每次見到媽媽獨對昏燈，滿眼濕潤的時候，他便跑到媽媽的面前，垂垂討媽

媽的歡喜，笑因些常破涕為笑，向小華說些鼓勵他用功的話和故事！

小華年紀雖小，似乎也知這家境和別人不同，他恨祖母時常欺侮母親，也恨姑母對祖母的嘲諷。他身上的衣服雖然是掛了縫補，可是永遠找不出一點油漬的污痕；他又很知用功，學期考試的時候，他的名字總是列在前面。所以老師和同學都特別喜歡他。但是近幾天來，不知爲了什麼小華不似從前的活潑了。有時下了課，有時小朋友們都歡天喜地的遊玩去了，他却靜靜的伏在桌上，他沒有睡，也沒有哭。

教任王老師，把小華叫到了屋子裏，小華才嗚咽的說出媽媽在傢中因常受祖母的虐待，以至成疾的話。王老師很同情的勸慰了小華幾句話，悉叫他去了。

有一天小華的班裏，起了一次騷擾，小華的同學，都嚇的哭了；大膽的去報告老師，說親眼看見小華用刀子划破了肉皮，又用鮮紅的血滴，在紙上寫了保衛「上天」四個字，然後虔誠的跪在地下，把紙焚了，

# 異樣的笑

任慰

小平接到家裏寄來的一張匯票後，便趕忙換了一身借來的舊衣服，梳了個浪花頭，跨上三輪到王府井去了。

三小時後，他又坐着三輪回來，懷裏滿抱着大小包裹，得意洋洋地，兩隻細小的鼠眼在高闊漣風溜；而且不時把西服抖弄，像希望人家能看見他似的。可見沿路沒有遇見一個熟人；他很高興的踱進宿舍。

「喂！小平！上那兒去了，買來這多東西。」老D問他。

同學們用着驚訝的眼睛，望着轉瞬的紙灰，都呆住了。

自這件事傳遍校中以後，小華羞答答的收到了一些小朋友和老師的捐款，大家都勸着小華先回家去照顧母親的病，而且囑咐他說，等他母親病好以後，有人介紹她去當女工，小華向老師同學道了謝，竟自去了。

幾天後的小華，眼皮紅腫了，鞋子也變了色，老師和同學都不願使傷再刺激他幼弱的心靈，所以仍舊陪他玩耍遊戲，不向他提起一句傷心的話。

## 七

幾個星期之後，小華終於在經濟壓迫下退了學，許多的小同學，時的在掛念着他，但是總也尋不到他的踪跡，後來有人說在荒野看見了一個半瘋的孩子，手中拿着一張婦人的照片，有時哭着，有時笑着，向茫茫的人海，去尋他理想的前途之路去了。

「王府井，買了些襪衫，牙膏……」

「在更安市場買的呢？怎麼？」

「不，不，襪衫是在王府公司買的！牙膏是在上海公司買的……」

「那些小舖子裏根本沒有好東西，當然價錢便宜，誠所謂一分錢一分貨是也。」小平假說着自以爲是超人的地方。

「不見得吧！」和先插嘴反駁道：

「怎麼不見得？這是個事實問題。」小平最喜歡說這是事實問題，現在他又說了，引得老D和先笑起來，然而他却毫不介意地一本正經說下去：「人家大公司有的是不錢，要的是信用，當然好。」

中間人迷信洋貨，想不到他却翹着大姆指死心的迷信大公司貨。

老D隨手將他的牙膏接過來看看，是一支美國的Milkmaid

；心裏不免暗自付度道：「難道一個廠出的一種牌子有兩種不同的貨？」

除非上海公司另外加了工，否則就是東安市場裏的是冒牌。」他想起這狐疑吐出來，但是轉念到小平是個好虛榮，打腫臉充胖子的人，也就不說甚麼了。

「喂！你們看這套西服如何？」

和先看見是套舊的，便故意挖苦他：「在那家時裝公司買的？」

「不，不，這是舊的。在東單小市買的……你以為是新的嗎？哈哈

！買得太好了，簡直是和新的差不離……」小平自吹自擂的高興着。

「嚶，像新的，要和王府公司那件襯衫配起來，那真是了不起的一身新哩！要給Miss王看到，担保她心花怒放。」

老D的最後一句話，說上了他的心坎。「對了，我老實告訴你們吧

！要不是爲了在她面前擺擺Bourne，我才捨不得花這五十萬買呢？女人，戀愛，這是個事實問題，不花本錢，賺不到利錢；是沒有辦法的事。

「談到女人，尤其是談到Miss王，他的聰明可就多了：「我今早看見

他一次；或許是由於朝陽的映照，她的臉頰緋紅；大概她剛起身。兩只半圓的眼睛僅松得有點微醺；她的頭髮沒有梳理，蓬鬆的一團，其實

「別做詩了，「其實比不該還顯得有些雜亂的浪漫美」是不是？老

兄！剛才這一段，我彷彿聽見你說過兩遍了。」和先聽得不耐煩了。因爲這纔是些無意義的話，而且又重複地說着。

小平沒趣的停下來。把新襯衫和新買的西服換上身後，三步兩步地跑出去了。

x x x x x

中午，和先和老D正在睡午覺。小平匆匆忙忙地跑進寢室，氣喘地喘着：「對不起！對不起！今天Miss王到這兒來，這是我們第一次約會。你們在房裏，對她似乎——請暫時離開一下好嗎！」

「好，小平的事，當然捧台。」他們同聲說道，便起來了。

小平在忙著整理他的床舖，桌面，把廢紙，臭襪，臟衣統統掃進放在牆角的煤爐洞裏去。他擦這那的，弄得滿頭大汗，新襯衣也給浸濕了。

「喂！把衣服脫下來收拾，免得弄一身臭汗。」

「對！對！這是個事實問題……」

x x x x x

老D與和先被趕了出來，只得往隣舍去消磨時間；閑談一番後，話鋒突然轉移到小平的身上。

「小平簡直是個傑出的人物咧！」老D說。

「是呀！你看他那付業戀愛的緊張像，他——」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鄰舍的老王打斷了和先的話說道。

「什麼事？」同樣的問。

「小平這個人心地倒很好，只是用錢方面太糊塗了，你們知道他父親幹什麼的嗎？」

「不知道，不過，他從未和我談起他父親，偶而提及時，也總是把我支吾過去。」和先又把臉朝着老D說：「你是不是有這經驗？」老D點了下頭。

「嗯，就是這道理——他父親是個小攤販。當然，我們不能因為他父親窮不高貴，就輕視他。想不到小平還諱談他父親，似乎這是件極不尋常，卑賤的事。說起他用錢，試想，做小生意的一月能賺多少錢，辛辛苦苦省吃節用地寄幾十萬來，一到手就光！尤其近來買西服，買髮油，上海子，登三輪，十分之九的錢或直接或間接的用在女人身上；與他爲生活而勞碌的父親比照一下，真是——」

「再說一聲，隔壁房門開了，小平和他的女友離開了宿舍。和先與老D回到寢室，拾了些巧克力，雞蛋糕——小平父親的血汗——吃。」

# 媚 權

## 第一幕

時間：民國三十六年二月  
地點：在十三保公所門前  
人物：張甲長 李甲長 王書記 曹玉雲

華燈初上，小平嚼着紅豆詞踱回來。

「今天痛快吧！吃飯沒有？」老D正在讀莎氏樂府本事，聽見他回來，便抬起頭問問。

「吃過了！」聲音似乎有些凝澀。

「小姐呢？」

「……」沉默了半晌，所答非所問的說：「他媽的，今天八十萬，除了下剩兩千元，和一支牙膏都是爲了她用掉了……」小平在珍惜這八十萬。

「有什麼關係，不花本錢，那有利錢；沒有偉大的犧牲，那有偉大的愛情！」

「對呀！」和先雖然闖進房門應和着道：「女人，犧牲，這是個事實問題，花錢，是沒有辦法的事。」

「哈！哈！」三個人都笑起來，獨有小平的笑有些異樣。

## 笑 呆

張振志 馮大魁 馮玉雲 曹淑花  
田子丹 蕭宜顯 趙子慶 于大頭

景：十三保公所門前，門的左右均有門警防哨，門外是圍牆一層，圍牆一層，從圍牆那扇窗裏面望，才知道這門牆是一個木屏風，前面是天藍色油漆的，又用白漆畫成邊圍，靠上邊畫着兩個小小的黨旗，

下邊四個大白字，都是四方形的，粗粗的筆劃，寫的是一乘公無私「屏風後面，不知都寫了些甚麼，門外掛着「十三保辦公處」的招牌一塊，右邊有一小門，保公所事務員，在工餘時間，可以隨便走這小門，小門旁邊，能通大馬路，左邊是一個牆的鹹角，拐過鹹角便是大馬路，這個保公所的坐落，正是三岔路口，繁華區域，來往行人，都是很多，可是爲了避免保公所的威嚴，遊人就不常見了，僅有一些衙役和上街追款的天使，成天不斷的，盤踞在這個街頭其他的人，都是罕見的。

暮時，台上由暗淡的燈光，漸漸擴亮起來，照着保公所門前的兩個門窗，一個在半夢寐中，一個在精神守衛，一抬頭看見他在打盹，冷不防的說：

馮大魁：（以下簡稱馮）喂！老馬：你瞓嗎？

馬王碧：（以下簡稱馬）啊：啊：（伸了伸懶腰，用手揉了揉眼睛）這

幾天，也不知怎的啦！老是不夠睡的，真是春困秋乏！

馮：你瞓昨晚，又熬夜了嗎？

馬：那兒來！還不到十二點半我就睡拉，一直到今兒早上，拉六點半鐘我才醒的，就是不愛起來，覺着還未敢睡，一抬頭就七點半了，怪事？今天怎的七點鐘也沒有拉，

馮：這個箇也怪，七點鐘誰家都聽着了，就是偏偏不叫你們聽着，大概和你們，過不去吧！（大笑）

馬：（笑了回）別開玩笑，大概是我又瞓了，沒有聽着，

馮：你們昨天晚上又打瞓了，（疑心的試問）若不然爲什嗎瞓的那麼

馬：那兒啊，我沒有打牌，倒做了半宿的局，

馮：誰打牌來？保長打牌了嗎？

馬：嚶：不但保長打牌，還有別人呢！你猜是誰

馮：有王先生吧！

馬：沒有沒有！

馮：那要誰呢？（伸了伸脖子，瞪着眼睛，想了一個）啊！有民政科的干

科員嗎？

馬：（搖了搖頭）沒有他，沒有他，

馮：……我算猜不着，你說說吧！

馬：要說話可就多啦！你剛才所猜的幾個人，可都在場，不過就是還不

上，也顯不着，其中所主要的角色就是民政科長，聽說咱們保裏

想辦一點事情必需聯絡民政科，所以才托鎮長給斡旋的，昨天晚

上在南關吃的飯，聽說一桌席就好幾十萬塊，啊！吃完了飯又不知

道在那兒騎上小黑驢，大家都不覺累一骨腦兒，合計妥了，要打牌

，叫老葉現到科長公館取的牌。

馮：咱們保長家不是有一付嗎？

馬：保長家的竹子牌，他們能看上嗎，都是闊闊的人兒，所以才叫老葉

到科長公館取的化學牌，

馮：打牌有鎮長吧？以外還有誰呢，

馬：鎮長是陪客的少不了他，保長也不能少，此外還有一名讓你猜上八

年，也猜不出來！

馮：既然難猜，我就不便再費腦筋了，你就對我說說吧！

馬：是老六！



馮：（很驚奇的）是那個老六？

馬：就是鳳仙堂的佩玉，她不是排行第六嗎？人家都稱她老六。

馮：爲什麼去叫她呢？大概必有緣故

馬：因爲這老六，是科長新招呼的，在南關吃飯的時候，她還去出過外

條子，這回到家，要打牌，人不够手，其實並非是不够手，都爲這

些闊人兒，有點高攀不上，所以才你也不打，他也不打，結果還是

鎮長的提議「還是叫老六吧」科長也沒有制止，外人更不能反駁，

一輛洋車，就把她接來了，聽他們整整打了一宿，現在還沒有起床

呢，我等到十二點半，就抗不住了，回去睡了，以後情形就不知道

了。

馮：三堂會審，這是常見的，大概三男都向女方送禮，不知都是誰

給誰呢？

馬：那還用說，聽說陪保長贖了十二萬，鎮長修木，科長贖了七萬元

，由保公所給補上了。

馮：保公所昨晚這筆開銷，也够賍的哩？

馬：誰說不是，連吃飯和抽煙，再打牌，一共不千百餘萬，一宿就化掉

了個員外郎！

馮：這筆經費從那兒出呢？

馬：那還用說嗎？還不是從十三保的老百姓身上出嗎，你聽着吧，明天

攤款就公佈出來了——內有跟搶的腳步聲，由遠而近二人立刻止住

了話頭，維綉的侍立門旁——

葉振志：（以下簡稱葉）（他是一個二十多歲青年穿着一身青制服，黑

亮的頭髮，右大左小的偏分着，腳下穿着一雙回力球鞋，左膊膀下

夾着一個黑亮的皮包，右手推着一輛自行車，匆匆的由門裏走出，

一望真是漂亮，從這一瞥之下，就知他家有幾個錢，聽說他是爲避

免兵役，才化錢託人給弄到這個保公所裏，充當僕人，不但有點勢

力，還可避免兵役，剛走出保公所門，尙未騎上自行車，忽從門裏

大踏步的，跑步聲一個人喊）

內：葉振志！葉振志！（他把剛要騎上的腿，又縮回去支起車子，那個

喊他的人，接連着就跑了出來！）

王書記：（以下簡稱王）（頭上也是分髮，身穿爲滿協和服改製的中山

服，架着一付談茶墨鏡，看書寫字，還不如不戴他，看的清晰，不

知這有什麼用意，腳下的皮鞋，到是耐穿的，但不是新作的，都是

從破亂市買日本兵穿過的，可是很結實右手提着一支出過力的毛筆

，左手還有半截紙煙，一邊在吸着，追了出來）剛才保長有話，

說是奉鎮長的鈞命，提取鎮經費，有不服氣的，或是有說閑話，祇

官把他帶來，一塊到縣政府去說話，不管他是誰，務必更加緊的追

，今明天，就得把這筆經費湊齊，昨晚這筆應酬費，明天就得湊

連着追，不然——恐怕就要弄不開，你昨天去他們怎樣說的！

葉：他們先生說，經理沒有在家，櫃上又很緊，這幾天又沒有款項實在

辦不到，準得再停幾天吧，待我對保長好好說說

王：（哭喪的臉）不行不行，他們買賣人純是一片的花捐，不給他個萬

害，他們是不肯痛快，今天你簡直去說，非交不可，不然的話，就

得到縣政府，別說那個時候，不容氣。

葉：是！是！我去看看他們經理不在家，（推着車子又欲騎上），

王：不行不行；（手把吼上半截烟接下）



葉：今天真倒霉。

馮：這事並不怨他，向後你也得仔細一點，再不要這樣馬虎，既然撞倒了人，你又開口罵人眼睛，這是你的，第二不對，以後是注意一點吧！

葉：反正是倒霉！（推開車子拐過牆角去了）。

曹淑花：（以下簡稱花）（他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學生，渾身都是學生打扮，急急的由左邊跑上，到保公所門口，向裏望了望，又向右邊跑下去了）。

馮：（以目斜視他）。

花：（又從原路跑回）借光先生，你看見我爸爸了麼？

馮：你爸爸是誰，他叫什麼名子。

花：叫曹玉寶，（用手一指）就在這前邊住（驚恐的）。

馮：沒有，他沒有向這兒來！

花：啊！他沒有來！（急急地向右邊大馬路追去了）。

——舞臺上靜悄悄地，一分鐘後，從馬路邊由遠處傳來嘈雜的聲音！

馮：（現出十分的精氣神，注視那邊馬路）。

內：堵回來！堵回來！（藉叫他，什麼事情，沒有不好辦的，事發則歸，不需要這樣的性急，弄出事來，更不好辦了，（聲音越說越近）。

內：媽的，（氣極的聲）他算把我攔倒倒了，化了二十萬，依舊還是依舊，我今天非要和他拚個死活不可，活着有什麼用（一邊說着從

曹玉寶：（以下簡稱曹）（他是一位四十八歲的老人，光光的頭腦，短

打的衣裳，滿臉的怒氣，蘊着凶險的狀態，左手拿了一把白刃刀，右手是空空的，急得抓耳撓腮的，跑到保公所門前，拚命的往裏撞）。

馮：哦！你有什麼事情，我去替你通報，幹嗎這個樣子，你要行兇嗎！

曹：（左手的刀，原是刀尖從後，急急轉換到右手，正是鋒刃向前，照準馮大魁照狠地砍下去）。媽的，你們這羣狗奴才，狗仗人勢，保長不是好東西，你們也跟著虎洋氣，（頭一刀馮大魁躲過，接連又是一刀）。

馮：（邊躲，邊掏手槍，取威嚇之狀）。

內：老馮老馮，把他堵住，把他堵住，別讓他進去。

曹：（見馮大魁，不來阻擋他，大步的手執利刃，闖進保公所去）。

馮：（話還沒有說完，一瞧曹玉寶不見了，急急地拿出手槍，追進保公所去）。

——慌慌張張跑上兩個人來，一個是戴禮帽，身穿藍布大褂，腳登中國式的千層底鞋，一個是光光的頭，上身穿了夾襖，下身穿了條

馬褲，腳穿一雙舊五眼鞋，面上都是驚惶惶的！

因子丹：（以下簡稱田），糟了糟了（驚恐的）。

蕭宜顯：（以下簡稱蕭），這怎麼辦？（一面說着，一面把右手的手背向左手的手掌上一拍），簡直是糟了。

田：晚來一步，早來一步，不就堵回去了嗎，嘿！

內：(遠遠的聲音)保長呢，保長呢，(很大的聲音)他媽的，保長死哪嗎？

蕭：(擺手示意)聽聽！聽聽！

田：(整耳靜聽)，大半吵起拉吧！

蕭：不對不對，保長大半還沒有來！

田：怎麼知道？

內：保長死了嗎，叫認出來，我要碰他！

蕭：你聽聽，你聽聽，還沒有找着保長！

內：曹掌櫃的，不用這麼樣急，天大的事情，也得慢慢的辦，沒有過不去的！

田：(正用耳殼裏面聽動靜)。

趙子謙：(以下簡稱趙)田老闆，你們老三位在這兒作什麼？

# 社會言情 長篇小說 雨過殘荷

(三) (禁翻印編劇演影)

謝知音

## 一 走上末路的地

王媽回手拿過一個板凳，坐下說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不怪您跟我急呢，小姐您放心，我絕對不對別人提，情萍不願意再說這事，拿黃雀進了北屋，把黃雀放在籠子裏，將籠門關好又仔細看了一番，才轉身出來。見王媽已經沏好了茶，斟了兩碗，情萍端起碗茶慢慢喝。

王媽說道：「小姐今天姑太太家人信不少，累的我眼都有點疼啦，太太

田：啊！趙經理，你從那兒來！

趙：我從南關回來，在這兒作什麼？

田：嚶！我們對過老曹家……

趙：不是曹玉寶嗎？

田：啊！是他！

趙：他怎麼拉！叫停上抓來了嗎？

田：不是不是，都是爲了兒子，才出這樣的事情。

趙：怎麼？攤了官事嗎？

田：也不是攤官事……

蕭：(急忙回頭擺手示意)你們聽聽，你們聽聽。

田：趙：(立刻止住話頭，側耳靜聽)。

內：(桌椅板聲)，媽的！死了不成。

(未完)

知道小姐不會做飯，令我回來，不然還回不來呢，」情萍將茶碗放下說道：「今晚妳也不用做飯，熱的天妳買點黃瓜粉皮拌一拌，買幾百元的醬雞，再買幾個燒餅，够咱倆人吃的就行，該多少錢，妳先給盤上，等我娘回來再還妳。」王媽點頭答應，到廚房拿上竹籃去買，情萍一人在院內站着，見方才被雨驟倒的那顆西番蓮還在地上倒着，她就找了一根竹竿，將西番蓮支起來，她見那花開的非常鮮艷，順手將心愛顏色的花兒折了幾枝，到北屋插在花瓶裏，在此時黃雀兒又叫起來，情萍抬頭一看，見

黃雀兒很得意的叫着，她心中一動，將方才那一段事情完全想起，她暗說道：「雀兒你還叫嗎，要不是你叫，我才打開鑰門被你飛去，多虧遇見那位先生，不然現在不用說是你叫，連你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她又回憶，那位先生多麼慷慨，多麼大方，她一邊想着，一邊對着黃雀兒發楞，她又恨自己當時太慌，爲什麼不問一問人家姓名，在那學校求學，或在那機關作事，我這黃雀兒真是他所賜，他現在回家還是回校，還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不知以後還見的着嗎？」她越想越出神，追憶方才之事好像作夢一樣。情萍是一個情愛初開的姑娘，她今天初與這美男子談話，而且對她有這樣的好處，漸漸的起了羨慕之心，她心中好像丟了東西似的，她恨不能立刻把他抓回來，和他交一個友誼的朋友，可惜這美男子正像斷線風箏一樣，沒有地方去尋找，其實這類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萍她沒有閱歷，就以爲很重要的記在心頭她正在發楞時，忽聽王媽說道：「小姐都買來啦，現在就吃嗎？」王媽這一句話才將情萍神思打斷，情萍略沉一沉說道：「等一等吧」，王媽見天已經黑了，忙將電燈開開，擦了一擦桌子，將粉皮黃瓜切好擺在桌上，要去烤燒餅，情萍說道：「妳不用烤我吃了多少。」她隨身坐下，就吃，只覺天氣悶熱，心裏很是煩悶，只吃三個燒餅，忙叫王媽買瓶汽水來，王媽說道：「小姐吃飽了，就喝涼的，回頭鬧肚子。」情萍說道：「妳不用管我。」王媽無法只得買了一瓶汽水來，情萍一口氣全喝下去，心裏才覺清爽一點，此時王媽已將椅子搬拾走，情萍在院中散了一會步，才到屋中溫習功課，直到十點多鐘，她父親請治良和她母親還有她弟弟宏圖回來，王媽立刻打來洗臉水，他們三個洗臉，情萍也將所溫習的功課放下，拿起一把扇子站在她父親身後，一邊給她父親搨扇子，一邊問她父親道：「爸爸我聽

說今天姑母家真熱鬧可惜我沒有去。」她父親笑道：「妳不是爲溫功嗎，哪有什麼法子，爸爸今天運氣很好，贏他們幾千塊錢，明天我請你們市場吉祥戲院去聽戲晚上們五芳齋吃飯，好不好？」情萍搖頭說道：「我不去，我還溫習功課呢，不然考試時不會，得個雞蛋那多麼難看呀，她父親笑道：「傻姑娘得個雞蛋多麼好吃呀，妳犧牲半天功夫，換個腦筋，也省得頭暈。」她母親也勸她道：「妳爸爸叫妳去就快去吧，情萍無可如何也就點頭答應，她又問王媽道：「方才用妳多少錢？」王媽說道：「九百五十塊錢，」她父親問道：「什麼錢呀？」王媽道：「剛才我給妳的燒餅茶錢，」她父親說道：「我給妳吧，」隨手由口袋裏拿出一千元，遞給王媽，情萍說道：「爸爸您給了也省得跟我要了，她父親對大家說道：「今天咱們都很累，早點睡覺吧。」大家又各自安寢。

### 三、這不是他嗎？

次日晨鐘打了六點，情萍由夢中驚醒，太陽已經升得很高，照在窗上，射得眼睛發痛，只聽宏圖叫道：「爸爸帶我上市場買戲去，」他父親笑着罵道：「混蛋早晨上市場，選餓了那裡吃飯去。」宏圖說道：「市場裏邊有的是賣點心的，上回我與媽媽去，媽媽給我買了許多糖果點心。」他母親笑道：「今天你爸爸帶姐姐去不帶你去。」宏圖這孩子雖然才七歲，心裏很明白，知道是逗他玩，將小嘴一撇說道：「不帶我去我會備車去。」情萍怕他弟弟哭忙笑着說道：「好弟弟聽姐姐的話爸爸不帶你去，我帶你去。」宏圖聽到情萍這安慰的話才不言語，此時他已經都穿好衣裳起來，王媽將漱口水洗臉水打好，他們大家漱口洗臉，

媽問道：「太太。咱們今天吃什麼？」他母親問治良說道：「咱們吃西香饅子好嗎？」治良道：「好喇！」立刻拿錢叫王媽上街去買來，情萍仍舊溫習功課，功夫不大就聽有人叫門，情萍她母親正給宏圖洗澡，情萍忙放書本，去開門，她以為是王媽買菜回來，開門轉身將要走出去，就聽外邊叫：「表姐妹怎麼不理我呀？」情萍一看，原來是她姑母家的表妹，她露玲小姐，其實她們倆人都是十七歲，就是情萍比露玲早生八天，所以每逢露玲叫她表姐妹時，總有不敢當的意思，情萍一看是露玲立刻向前拉著露玲的手說道：「表妹非是我不理你，因為王媽方才出去買菜我以爲是她回來，姑母好呀昨天對不起沒有功夫去。」露玲笑道：「表姐妹昨天不去，是不是請不動金身大羅？」情萍笑道：「姑母的壽日，本應前去拜壽，無奈我們學校將要考試，臨陣我得磨一磨槍。」露玲不相信說這話，露玲笑道：「前幾次都是幸運，這回可不一定怎麼樣。」她們倆人攜手隨聲走，到院子裏宏圖正在院子裏玩，看見露玲忙跑過來抱著露玲問道：「表姐妹上回走時不是說再來給我買糖來，這回給我買來沒有？」露玲拉着她的小手說道：「表弟對不起沒有買來回頭我給你買。」他母親過來拉開宏圖道：「不許和表姐妹鬧怪熱的天，扯人家以後人家不敢來。」露玲笑道：「舅母您瞧他，他是個小孩子懂得什麼，不可是就這樣嗎，我小的時候您知道的比他鬧的還厲害。」宏圖又道：「表姐今天我爸爸帶我們上市場，我姐姐也去，還看戲哪，她也得去，不去不行。」露玲拉着他肩膀說道：「好表弟我陪你們去。」這時情萍她父親由屋裏出來看見露玲說道：「外甥女來，昨天沒有果醬嗎？」露玲聽見這話忙向他父親鞠躬說道：「我母親叫我謝謝您，昨天您沒有果醬嗎這熱的天，要不是您問我，我就把這謝的事給忘啦！」情萍她母親笑道：「姑娘真週到咱們大家壓美坐吧。」他們大家屋裏落坐情萍，忙去沏茶，情萍她母親問

露玲道：「今天在這裏吃餃子，回頭跟舅父同去吉祥齋，晚上五芳齋吃。」露玲向治良問道：「舅父今天爲什麼這樣破費？」治良道：「昨天我在你們家裏贏了幾千塊錢今天花點不好嗎？」情萍已將茶沏來，對她母親說：「您帶一幫王媽去吧，她已經買菜回來正在廚房洗面，有您還快一點。」她母親點頭答應，去上廚房包餃子，露玲見茶已經沏來，拿過來茶杯要斟，情萍攔着道：「不用你，我來斟。」拿過茶杯將茶斟上，宏圖也要喝，露玲又給宏圖斟上半杯。他們啣了會茶，情萍把功課拿出來叫露玲給她背，露玲也很願意，她們溫習功課，功夫不大，情萍的母親已經將包完餃子，到北屋來洗手，露玲道：「我與姑母添麻煩。」情萍她母親說道：「姑母真客氣，妳要來，我們不是也得吃飯嗎？又沒有添菜。」王媽此時來擦桌子，將餃子煮好端上來，情萍立刻將功課收起治良叫露玲先吃，露玲不肯，治良叫王媽多煮一點大家坐下一齊吃，吃完以後宏圖就要走，他父親說道：「等一會喝點水再走忙什麼的。」宏圖不敢出聲，他見露玲在梳妝台前照粉，他慢慢走到露玲身邊，拉着露玲衣裳說道：「表姐妹別擦粉啦，咱們快走吧？」露玲也不好說他只得草草擦了幾粉，拉着宏圖到裏屋見情萍換了一件縐紗大褂，白色綉紅花緞鞋，滿綠色的襪套，又將白綉子綉帶帶在頭上，露玲見到情萍打扮這樣漂亮，看了看自己，心裏非常慚愧，又不好說不去，情萍她父親看她們出了衙門，叫了三輛洋車，宏圖坐在露玲腿上，一會兒，到了市場，情萍她父親給完車錢，他們進了市場，到吉祥一看，裏面，一個顧客，也沒有，只有幾個茶房在那裏談天，情萍她父親見還沒有到時候，買了三個蛋，就帶他們在市場裏逛，宏圖看見糖攤，非叫露玲給買糖不可，他父親道：「我給你買。」他們在糖攤買糖，情萍忽聽有人叫沈露玲，此時露玲正和宏圖搗亂，並沒有聽見，情萍留神一看，見是個十八九歲的女學生，身穿淺月白色布大褂，光圓的臉，也沒有擦粉，但很顯現出端莊的態度，她

忙叫露玲道：「表妹有人叫她」露玲回頭看時一笑道：「鳳生妳也來逛市場」那女子跑過來道：「露玲我來買東西，不想遇見妳，今天逛市場是你一個人來的嗎？」露玲道：「不，還有別人」她一回頭見倩萍正在後邊站著，她拉過倩萍道：「表姐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我們的同學解鳳生小姐，又指倩萍對鳳生說道：「這是我表姐倩萍小姐，以後她們再遇著，要多親多近，她們倆人抬手互相點頭一笑倩萍想道鳳生一起去聽戲，鳳生只是謝謝堅決不去露玲見她一定不去，只得說：「我們再見吧」她們大家各奔一躬，鳳生慢慢走開，露玲忽聽安圓叫她，她忙走過去，倩萍望著鳳生走的很遠，見在一家書店門口站著，由書店中走出一個青年男子，和鳳生說話，可惜聽不見，看那樣子很親近的意思，倩萍再一看，這男人後影很眼熟好像在那裏見過，她仔細一想，心中呼嘩的跳起來，不由嗟呀一聲，暗說道：「這不是他嗎？」立刻鼓勇勇氣趕上前去。

#### 四、「我夢見了第末」

倩萍她追了幾步，那個人走的已經很遠，她只得望著她們的背影注視，倩萍她想，我的黃雀，若不是他捉著，真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今天真是我和他相見的機會，但是追不上又有什麼法子呢？她正發楞，忽聽，她父親叫她道：「萍兒還不走嗎？」倩萍聽見這話好像她的中心思已經被別人察覺似的，臉上一紅，忙跑過去說道：「不是別人是表姊妹的同學解鳳生小姐」她父親又問道：「是剛才和家們說話那個姑娘嗎？」倩萍點頭回答道：「就是她咱們上吉祥去吧」他們四個到吉祥時人位已經來了不少，他們找好座位坐下茶房將茶切好，他們又叫茶房給買了些瓜子，那天戲還真不錯，可惜倩萍聽不入耳，她一半係想溫習習不了功課，一半是想著方才的事情，她不敢確定那男子是不是那天露玲

她黃雀那個人，又不知他和鳳生是什麼關係，她替鳳生羨慕，能和這美男人在一起真是幾世修來，她又想這男人若是鳳生情人，這男人不是好人，其實不想她也是個女兒身為何也要追求人家呢？不怕這男人是壞人嗎？可算是個痴情女子，倩萍她又想，不如問一問露玲，或許能够知道，她看露玲聽得很出神，不好打攪她，也就跟著耐性去聽，好容易才唱完，露玲雖然不是個女學生，對於平劇很是入癡，她聽完後對倩萍批評半天如何的腔好作派那點好，倩萍不覺，只好信口回答，倩萍她父親領著她們出了吉祥戲院，市場裏的燈光輝煌，時間已經不早，他們就走進五芳齋去吃飯，可喜飯座沒有多少，預備很快，他們大家吃完，付完飯帳，露玲本想由市場一直回家安圖拉著她不放，倩萍更不願意她回去，露玲進退兩難不回去，又怕她母親不放心，倩萍她父親說道：「露玲已經這麼晚，明天再回家吧，妳走了我也不放心，妳上我家來，妳母親不能不放心」露玲不好駁回，跟她們一起又回到倩萍家，倩萍她母親已經命玉媽調好茶放在院子裏一張大桌子上，她們到家裏，大家洗完臉，就在院子裏坐著乘涼談天，倩萍她母親，問了問露玲，看的戲好不好，露玲見有個志同道合的人立刻把方才對倩萍那一套的批評又由頭說了一遍，倩萍她母親比倩萍不同，真能聽的下去，直說到月上花梢，大家才各自安歇，露玲就窩窩在倩萍屋裏，露玲一進兩屋，見迎面擺著，舊式的條案，上面擺著座鐘，花瓶，茶具等，牆上掛著，鏡框，裏面有許多明星照片，東邊有兩把椅子一個茶几，西邊有一隻書架子，上面滿是書籍，條案前有隻八仙桌兩邊有兩把太師椅子，裏屋門口掛著一個紅色的紗簾，裏屋門是一個玻璃櫃，櫃裏是寫字台上邊是學生日常用品，靠南牆有一個銅片上面是白色印花床單，更有毛巾被和睡衣在上邊放著，牆內有衣架。

(未完)

## 本刊徵求封面啓事

本刊封面，經多數讀者之批評，認為不好。因此，我們決定以五拾萬元代價，徵求一個好的封面，已見前報。

因為限期太短，應徵品不多，所以決定再延至本月二十日截止。希望讀者諸君，速賜助爲荷。

應徵品第一名，獎金伍拾萬元贈本刊貳冊，並於本刊發表姓名。第二名到第九名，各贈本刊一冊，及發表姓名。第十名到三十名，各贈本刊一冊。

## 本社徵求通訊員啓事

長江月刊，出版已逾三期，但對外部，很少聯絡，故不能與各位青年，相互切磋。因此，本刊擬在各學校，各機關，及各工商團體，徵求男女通訊員若干名，以資與各位青年朋友，取得聯繫，共同來發展長江這塊青年園地，願者諸君，請與本社通訊聯絡爲盼。

## 徵求長期定戶簡章

爲推廣本刊於廣大羣衆中起見，徵求長期定戶壹千戶，茲將徵求辦法列下。

- 一、本刊每月一日出版，儘先寄與長期定戶。
- 二、本刊爲優待長期定戶，按照定價，八折計算。
- 三、長期定戶繳費，本市預繳二萬元，外埠預繳三萬元，均以一年爲限，如果中途因增加篇幅加價，而致預繳之款不足維持一年時，得中途停止寄與月刊，或通知續繳不足之數目。
- 四、本刊爲便利定戶匯款起見，可用郵票十足抵繳刊費，東北台灣不在此限。
- 五、長期定戶，請先匯款，用掛號信爲宜，否則遺失，本刊不負責任。
- 六、月刊之寄遞方法，平寄航空或掛號，請定戶自行決定，郵費請與預繳費寄來爲和宜以便遞寄。本市不在此限。
- 七、各地讀者，如欲長期定閱本刊，請直接寄信本社訂定可也。

## 本刊郵定啓事

讀者諸君：如果貴處沒有本刊分銷處，可長期定戶，如因職務關係，不能久居一地時，可用郵定方法定閱本刊，即係直接與本社寫信定閱一期或兩期，刊費以郵票代用，由信中寄來，既省匯費，又節時間，平寄不收郵費，航空或掛號，郵費由定戶担負，請諸君利用郵定爲荷。





# 魯東診療院

主治

內外科 泌尿科 婦產科 小兒科 皮膚科 耳鼻喉科

電療設備 驗血檢驗

日夜接生 手術敏捷

院長 趙增謀

院址

西單手帕胡同乙二五  
電話(一一)三五〇二

# 大陸花行

業務

購銷土產  
代客運輸  
手續簡捷  
取費低廉

地址：二馬路緯九路口北

電話：一六七〇號

# 北平大來行

東四北大街甲四三一 電話(四局)一〇五六



本廠特聘名師，專做醫療理化學器械，消毒防疫各種器械，獸醫器械，玻璃儀器，並設軋銅，電鍍，噴漆各部，及修理各式電療器械，設備完善，出品精良，定價公道，歡迎惠顧。

## 蓬萊醫院

宣內大街七五(絨線胡同西口)

內外科

小兒科主

皮膚科治

婦產科

備有病房

隨時入院

院長 徐鳳聲

電話南局(三)一四二八號

# 福順德銀號

濟南分號

## 營業項目

存款：利息優厚  
放款：手續簡便  
匯兌：便利迅速

住址：經二路緯五路八十九號

## 電話

經理室：二六七八號  
營業室：一九八九號  
二二二一五號

通匯地址：青島、北平、天津

本刊在依法申請登記中

定價法幣三千元